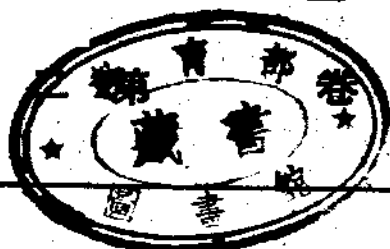




# 國專月刊

本刊已呈請中宣會內政部登記

第五卷 第五期



孝經救世編  
 要籍解題  
 曾子輯佚  
 章學誠學案  
 儒家政治思想之變遷  
 楚辭研究  
 文苑  
 詩詞錄

唐文治  
 侯官陳衍  
 葉長青  
 陶存煦  
 蒙季甫  
 謝逸民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 綸 懋

## 綢布洋貨莊

以超時代的目光去選擇最新式的貨色，  
因而，被推舉為無錫綢業的巨擘。  
以最新穎的式樣來裁製現代化的新裝，  
所以，永遠受着摩登人們的歡迎。

地址 打鐵橋 電話 四六號

### 中國學術上驚人貢獻

無錫國學研究會發行

陳其昌編輯

以新頭腦整理舊文化  
衝破國學界沉悶之空氣

### 國學界

#### 內容

國故討論——價值隆大  
國學研究——非常精穎  
國學界消息——正確詳實

印刷 用仿宋體  
定價 每册一角  
出版期 五月一日  
總經理處 樂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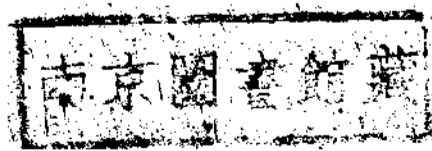
# 目次

## 論著

- 孝經救世編(續上)……………唐文治(一)
- 要籍解題(續二卷四期)……………侯官陳衍(八)
- 曾子輯佚……………葉長青(二二)
- 章學誠學案(卷上)……………陶存熙(三二)
- 儒家政治思想之變遷……………蒙季甫(四〇)
- 楚辭研究……………謝逸民(五〇)

## 文苑

- 林嶽威先生六十雙壽序……………陳柱(五五)



送沈君希乾講學星洲序……………陳柱(五七)

國民政府主席林公七十壽序……………葉長青(五八)

胡伯母吳太夫人六十壽序……………葉長青(五九)

漢書藝文志問答序……………曾克崑(六〇)

漢書藝文志問答自序……………葉長青(六一)

黃資生先生碑文……………陳天倪(六二)

詩詞錄……………陳柱等(六三)

國風社詩選……………高樹等(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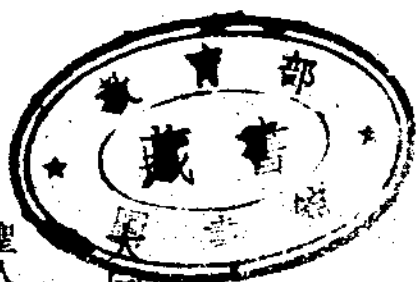
**校閱**……………編者(六八)

## 補白

藥恩札記(三)……………吳方圻

光齋勝錄(一)……………黃光齋

竹林隨筆(二)……………虞念祖



論 著

孝經救世編卷五（續上）

唐文治

禮記禮運篇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能字、非意之心、無爲慮也、辟開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禮運篇首章云。六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此大

孝經救世編

同之治之根本。而其實際。則在治七情脩十義。七情者。喜怒哀懼相循環。愛惡欲相循環。而以懼爲中樞之要。能懼則情有所節矣。十義者。卽中庸之五達道。人倫之萌抵。萬事之會歸。而以慈孝爲推行之始。能慈。能孝。則天下和平矣。推其慈於天下。則幼有所長。故曰。不獨子其子。推其孝於天下。則老有所終。故曰。不獨親其親。孔子之老安少懷。卽大同之義也。重讀講信脩睦四句。可得政治原理。信與睦。天地間之和氣也。爭與殺。天地間之戾氣也。爲民上者。將與人利乎。抑造人患乎。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則生民流離失所。而大患無窮矣。故禮運篇又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嗚呼。大同豈空言哉。

禮記文王世子篇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始之養也。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與猶衆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報也、反命告祭畢、天子乃人之養老之處、此節下文所謂憲之以大、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

一人、皆年老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以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此節所謂愛之以敬、

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詠以樂迎之、退謂既迎而入、此節所謂修之以孝養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語如今之演講、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社記曰、古者於旅語也、此節所謂行之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達有神二句、謂以樂通神明之德、此節所謂紀之以義、

有司告以樂陶。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

東序。終之。以仁也。國終也、羣吏鄉遂之官、各反養老幼如

仁、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

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大謂本孝弟之道、敬謂省養老之具、禮謂親迎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義謂既歌而語之、仁謂命諸侯反

國後、仿行養老慈幼之禮、

凡此。皆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

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

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善即指養老之禮而言

。禮記言養老。具詳於王制內則祭義諸篇。而始終之義

。以本篇爲尤精。其禮鄭重如此。可不敬與。而尤要者

在既歌而語。所語維何。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內則篇

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皆記之爲悼史。悼

史者。記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皆老成經歷之辭也。詩

蕩之篇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抑之篇曰。嗚呼小

子。告爾舊止。發語乞言。所以示之典型。告之舊止也

。學校生徒涵濡於德音之致。所見所聞。無非道德禮義

之正。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本篇曰。其成也。擇

恭敬而溫文。祭義篇曰。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

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化民成俗。如此彬

彬乎極盛矣。養老之禮。觀感豈不大哉。至於。公侯

伯子男及羣吏。莫不推作其禮。則德音徧備於四海矣。

尙書微子篇。數紂之罪曰。乃罔畏畏。言不畏其咎其者

長。自古未有弗耆長而不亡者。漢代設三老之官。下孝弟力田之詔。一時風俗純懿。媲美殷周。愚嘗謂養老當與鄉飲酒禮並行。陳左海先生有請復鄉飲酒禮書。度幾孝弟之道可敦國性日歸於善。而大同之治可望矣。

### 禮記大學篇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兼教與育而言、養子者推心以求、中於赤子之嗜欲、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易傳所謂正家而天下定。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教家而後能教人。見國教必本於家教也。家教惟何。孝弟慈而已矣。孝弟出於天性。慈亦出於天性。老子以慈爲三寶之首。又曰天將殺之。以慈衛之。蓋天地間祥和之七也。故下卽引如保赤子之文。康誥言用康保民。用康又民。其辭不一而足。而其中最精要之言。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仁哉言乎。蓋天下之人皆人子也。長民者視之。皆吾之赤子也。赤子匍匐將入井。愴惻隱之心。怦然動矣。然而吾民之顛連無告。閉戶哀呼者。皆無形之匍匐也。

無形之入井也。吾不能知之而救之也。惟有求之而已。求之而猶不可得也。惟有心誠求之而已。中於赤子之嗜欲。猶中於民心之好惡也。或謂未有學養子句。無奈太拙曰。此正見慈之發於天性根於人心也。爲民上者不獨當如嚴父。更當如慈母。昔人謂仁人君子救將死之民。不啻慈母伏其將死之子而救之。朱子在同安放賬。詩曰。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讀之可爲墮淚。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慈氣不絕於天下。則不忍之心不忍之政。自當不絕於天下。女子不昧其良能。何以在上者轉昧其良知乎。愚嘗作育嬰堂記云。天下可愛者莫如赤子。而可痛者莫如無父母之赤子。瘡痍之徧頭角也。蚊蚋之嘬肌膚也。疾痛疔癢之在身也。孰與憐而惜之。而尤可痛者。自幼不識父母。更不知姓氏。一旦爲人拋棄飽於鷹犬魚鼈之腹。可不有以拯救之耶。此慈善家所以有育嬰堂之設也。推是心以救民。彼無知之愚氓猶是也。安居樂業。一旦誣以罪犯。悍吏叫囂。官府勒索。縱使事自己家破人亡矣。長民者何忍出此。於是思有以愛護之。所謂慈也。然則大同豈空言乎哉。不獨子其子。愛民如子斯可矣。

孟子梁惠王篇節錄明堂章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矣富人。哀此鰥獨。耕者九一、井田之制、九分而稅其一、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譏察也、澤梁、魚梁、無禁、與民共之也、不孥、罪不及妻子也、芻、與民共之也、與民共之也、不孥、與哀對文、貧困愁貌、

此以乾坤爲大父母。而弭天地間之缺憾也。中庸篇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生世界中。當負弭缺憾之責。鰥寡孤獨。人生缺憾之最大者。故文王發政施仁。必以此四者爲先。尙書洪範。言無虐鰥獨。而畏高明。其他言不敢侮鰥寡者非一。詩美仲山甫之德。亦曰不侮鰥寡。故孝經亦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言鰥寡以該孤獨。蓋富人有力者也。勞獨無力者也。窮民有告者也。鰥寡無告者也。此其苦在無形之中。有難以言語罄者。故尤爲可哀。宋張橫渠先生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西銘一篇。專言同胞同與之仁。而所謂顛連無告者也。惟在勞獨鰥寡。其意正與孟子同。故此經尤宜重讀一先字。文王仁政非

其於是四者。特以此爲先爾。因是四者而推之。以及於同胞。及於吾與。則萬民萬物。皆得其所矣。文王爲天子。能代天弭憾。是乾坤之大孝子也。乃後世罔知此義。於凡善舉一切掃除。轉任他國宗教家行之。而不以爲愧。乖戾之氣。上干天和。可痛哉。可痛哉。張子所謂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此類是也。

孟子盡心篇 節錄西伯善養老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己歸謂己之所歸、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文王之孝。備詳於禮記世子篇。大孝之至。虞舜後一人而已。養老之政。所以教民孝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爲政治中之經畫。而其本意則在於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可見文王之民無有不孝者矣。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不獨一人盡其孝。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盡其孝。天保之詩曰。羣黎



百姓。徧爲爾德。禮記內則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爲德者爲孝德。降德者降孝德也。羣黎百姓衆兆民。皆有以盡其孝矣。然大孝豈空言哉。其要歸於實政。夫孝教之所由生也。政治之根源也。後世政治家但知政教之並重。而不知教之當寓於政。政之當本於教。制

田里教樹畜政也。皆所以爲教也。愚嘗考明王孝治天下。當以周家爲最盛。文王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邁追來孝。言文王非急成己之所欲。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也。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前孝爲下武之則也。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源源不絕也。卷阿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言成王之所憑依而翼助者。皆孝德之君子也。至閔予小子之詩。則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比周公勉成王終身能孝。思繼序而不忘也。其他詩章言以孝以享。孝子孝孫者。難更僕數。蓋周家太王王季周姜太任導於先。文王武王太姬邑姜繼於後。一門慈孝祥和。積善流慶。是以開八百年之基業。後世歷史。君王亦多有諡孝者。如孝文孝武之屬然以之繼闢文武。則瞠乎後矣。

以上引禮記三則孟子二則。皆孝慈則忠之旨。孟子所

謂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也。以齊桓之霸術養丘五命。且言敬老慈幼王者之民。皞皞如。孝慈之風大同之軌也。霸者之民驩虞如。去大同亦尙未遠。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治民者宜先讀禮而廣慈孝之政。

### 不孝嚴刑篇第十四

#### 尙書康誥篇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子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大憝、罪魁也、字愛也、天顯、天顯明之法、不念鞠子哀、不念父母鞠育之苦、弔、善也、政人、爲政之人、謂其中有善者不當爲我政人所連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

元惡大憝。非僅指一家而言。實爲一國之元惡大憝何也。以其敗壞風俗而戕賊國性也。最可痛者。曰大傷厥考心。不念鞠子哀。父母生我之恩。何等劬勞。乃絲毫未報。轉傷父母之心。以促父母之壽。哀莫大焉。試捫心自問。其罪爲何如。民彝大泯亂。非孝無親。非聖無法。國不成其爲國矣。速由文王作罰者。申明文王所作之刑罰也。文王大孝人也。惟大孝者乃能誅不孝之人。未

有己身不孝而能治元惡大憝者也。如是而或有倖免者。犯天顯亂民彝。天刑亦所不赦。曰刑茲無赦。可見科條三千。他罪尚可宥。而不孝之罪。決不容赦。雖然父慈則子亦孝。兄友則弟益恭。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惟父兄之教不嚴。故子弟之行不肅。讀康誥之訓爲父兄者亦知所勉哉。

### 周禮地官篇

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詳察也、不弟、造言、亂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恤謂周急貧困、

按本經上文以鄉三物教萬民。二曰六行。孝友睦嫺任恤。此鄉八刑。先儒謂爲扑作教刑。當指整飭社會風氣而言。蓋古時民心淳厚。本文所謂不孝。殆稍稍違忤而已。迨後世風俗日壞。習聞非孝之說。則此不孝豈有百倍於昔時者。由是不睦不嫺。不弟不任不恤之罪。繳繞而起。且不孝者必非聖。用是造言亂名破律改作之徒。簧鼓天下。肆無忌憚。始也以學說惑人。繼則犯上作亂。此王制所謂四誅不以聽者也。簡氏內亮曰。今之非孝者云。孝知有家不知有國。韓非子云。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甚哉韓非之誣也。周官有養死政之老。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子忠臣相成之道也。上以簡氏愚謂韓非之罪。無異商鞅。其言本不足辨。大學云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夫破家族主義。而真能愛國。猶可言也。乃根本既撥。紀綱盡墜。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甚至朋友無信。而姦宄不可究詰。內亂遂無甯時。嗚呼可哀也已。

### 禮記檀弓篇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洩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邾婁小國、定公名纘且、瞿然、驚怪貌、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在官或作在宮、同族之人、皆得殺弑父之子也、夸開池、豬猶省文、聚水也、弑父弑君。人倫之大變。殺其人。夸其宮而豬。漢書王莽傳所謂豬其宮室。以爲夸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城。雖生菜茹而人不食。所以滿除穢惡消滅乖戾之氣也。邾婁定公可謂能斷斯獄矣。然人君教化不行。豈得謂無罪

乎。舉國蒙其恥。人人得而誅之矣。周易離卦四爻突如其來如焚如。鄭君云。焚如殺其親之刑。說文云。不順忽出也。從到同子。舌即易突字。蓋不孝之極。如春秋時商臣莒僕之等。凡在人類。莫不欲處以極刑。故其罪至於焚殺之。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先儒謂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愚於孝經大義釋之云。周禮大司徒賈疏云。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蓋三千科條均係人道之刑。人而至於不孝。則非人行而淪於禽獸。故當處以待禽獸之法。如後世凌遲之刑。此聖人之所不忍言。故不在三千之條。賈公彥謂深塞逆源。得禮與刑之精意矣。黃石齋先生曰。禮有三千。刑亦三千。禮刑相維。不孝之罪。豈惟禮所不容。亦刑所不容。故別著在三千條外。所謂罪不容於死也。曹氏叔彥曰。大戴禮言大罪有五。殺人爲下。蓋殺

人者所殘止一人自取誅戮而已。孝經所謂要君非聖非孝。則逆天悖理之極。將驅天下爲禽獸。以召禽獮草蕪積血暴骨之禍。故聖人必首誅之。所以挾同類於水火。以至順討至逆。迫於愛敬萬不得已之心而出之者也。合二說觀之。可爲萬世人子之炯戒。後世多以聖言爲迂。嗚呼。孰知要君之禍。不孝之尤。皆起於非聖無法乎。

以上錄尙書一則。周禮一則。禮記一則。著不孝嚴刑。所以立倫紀之大坊也。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候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探原其禍。皆始於父子兄弟之間。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孝經春秋志行合一。固聖人之所不得已也。

## 藥愚札記

吳方圻

明遺民魏冰叔妻謝氏。有志略。尙氣節。與冰叔謀起義兵。冰叔殉戰。謝氏爲亂兵所執。幽於州衙室中。凌逼之。氏絕粒十三日。口已不能言。忽躍起奮書曰。「予明諸生魏冰叔妻也。今爲永歷庚寅九月乙亥。已多活十三日。咄爾口口。尙欲予食爾食耶。口口口口。否則階前尺土。頸血將飛濺。」至濺字。擲筆於衆中。傷一兵目。氣絕遂死。字裂金石。泣鬼感神。亦奇女子也。

要籍解題第二卷（續二卷四册）

侯官陳衍

史部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著。褚少孫補。漢書藝文志。載史記一百三十篇。不云有闕。而於遷本傳。又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是自相矛盾也。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竊以爲劉說非也。古人皆書成而後成序。故序皆在後。史公自序。既明明有錄。何以無書。莫知其故。必史公身後無子。其書藏外孫楊惲家。家所謂傳諸其人也。（漢書惲傳 言始讀外傳太史公記。）惲遭夷戮。書必散佚。故所亡不倫不類。雜亂無次。故日者龜策二傳。爲褚少孫所補者。既有褚先生曰。又有太史公曰。可見史公本自有書。經禍而稿殘缺。少孫從而補綴之耳。注家自徐廣音義外。有宋裴駟所作集解。唐張守節所作正義。司馬貞所作索隱。及所補三皇本紀。本各自單行。至北宋始合併爲一。散入本書各句下。以

便翻閱。然明監本刪削甚多。四庫書總目。於三書下。補正甚詳。

又案太史公被李陵之禍。下蠶室。乃作史記。論者以爲謗書。此無可諱者也。太公之訟李陵。公罪也。非下蠶室之罪也。下蠶室至辱也。其報任安書。詬莫大於宮刑云云。凡數百言。皆極言受刑之爲大辱。不能死者。留以成史記一書。垂之後世也。觀其爲伍子胥作傳。終係以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乘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此八十一字。極贊子胥。自傷不能爲子胥耳。史遷苟不畏死懼族。劉徹有不爲戴吳之被戕哉。史遷既發憤著書。舉武帝之封禪求仙諸妄誕不經之事。與夫呂雉之淫而虐。景帝之刻而闇。莫不大書特書。獨戾太子巫蠱之禍。天倫變故。必詳武紀者。著不簡編。豈不著哉。必楊惲本以文字被禍。牽連其外

祖之著作。而削去景武二紀。衛宏王肅所謂。武帝見其極言已過。與其父之短。怒而削去者。必有影響。武帝嘗宣帝字誤。故少孫所補。獨不敢及戾太子事。不然景紀武紀。何以適亡。不然武帝之雄猜。果見武紀之謗譏。遷何能免殺身之禍耶。

又案史記爲正史之首。實通史體裁。太史公所獨創。漢書專記一代之事。其體例。後漢書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因之。史記體例。則南北史五代史。鄭樵通志因之。獨三國志。別一體裁。極似國語。而史記則本紀取名於呂氏春秋。而迥不相同。實竹書紀年之體例。列傳取名於穆天子傳。世家本於國語。而取名於世祿之家。然明明是國。而稱爲家者。漢制兼郡國。反者數起不絕。故王制雖內諸侯祿。外諸侯嗣。而公羊護世卿。輯瑞頒瑞國本非得私有。故世家云者。亦不過如世祿之家而已。此史遷之特識。柳宗元封建論所由來也。若其表章六經。獨尊孔子。孟荀列傳。包括周末諸子。世冢首太伯。列傳首伯夷。田完不統於齊世家。韓非與老子同傳。以至循吏酷吏刺客游俠。各寓有勸懲之旨。其他諸傳。或分或合。各有命意所在。皆千古卓識。眼光乃於後世。開後世史家不少法門。班孟堅以爲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

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烏知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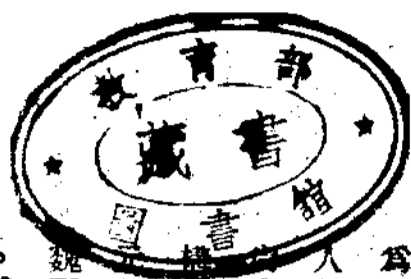
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著。其妹昭續成之。忽言鄴陽嗣王範。得有漢書真本。令之選等參校之。異同甚多。四庫全書目錄。歷駁其僞作。無可解免矣。班書實一代正史之首。於史記亦步亦趨。惟不立世家。改項羽本紀。陳涉世家。俱歸列傳。改書稱志。合律歷爲一。禮樂爲一。改封禪爲郊祀。天官爲天文。平準爲食貨。河渠爲溝洫。改自序爲敘傳。實則史記有司馬談。漢書有班彪一也。但章賢翟方進元后三傳贊。稱彪說耳。增出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八表有古今人物。最爲無謂。若移贈史記。尙無不合。貨殖上及漢以前。則未合也。列傳增出外戚固當。而併后妃於其中。則稱名未正。史記所有各種人物。漢書略備。惟高祖之出身寒微。其所有事蹟。開創者有之。守成者所無也。而適有曾孫病已。身世極與相同。故宣帝紀卽步趨史遷之高帝紀。史記有伍子胥項羽李廣各傳。不然陵一降將。原不足爲立傳也。唐顏師古注。自下已意。又采集荀悅蔡邕鄭氏服虔應劭張晏孟康文穎蘇林如淳晉灼韋昭李李斐晉仲鄧展巨瓚蘇氏等之說。互有得失。此外校補者。宋人有宋祁劉敞劉攽劉奉世。亦不能有得無失。清長沙

王先謙有補注。闕者尙多。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曄著。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一代。除宦官黨錮外。無甚大題目。體大思精。口是大言。文苑列女諸傳。翫立允當。中八志凡三十卷。爲梁刻。令劉昭補。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以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爲一編。是八志爲司馬彪所作。昭僅爲其注耳。然目錄上列銜。止稱梁刻令劉昭補志。並不及彪。皆訛承也。晉書司馬彪傳。有彪續漢書敘云。爲紀志傳凡八十餘篇。號曰續漢書。昭有注補續漢書八志序。前有司馬續書。總爲八志云云。繼有初中永嘉。圖籍焚喪。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云云。中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云云。未有迺借舊志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云云。是昭明謂彪有八志。本無可取。不得已以補范書。且注之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書。故標題稱注補。曰分爲三十卷。可見其始並非三十卷。其合於范書在梁代。並不在宋代。四庫總目。乃疑唐以得已併入范書爲未確。由不細心讀劉昭自序。不知彪固有八志。昭又有補且注之八志。非盡彪作。故謙言狹見寡陋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志名三國。已有平等不能相統屬之意。正統之說。本出迂儒。果能統一中國。誰能不予以正統。偏安割據於一隅。雖號正統。一東周君而已。必論正統。魏則天時地利人和。無一非正統。天時則漢祚早終。而禪位也。地利則奄有中原也。人和則人才衆多也。吳會降魏。不足道矣。蜀不過姓劉而已。他無所取也。壽之帝魏。無論身爲晉臣。晉承魏禪。不得不然。而揣壽宗旨。實隱隱有帝蜀之意。稱備爲主。稱禪亦爲主。稱備禪妻皆爲后。稱禪子爲太子。司馬氏若有明眼人。必加責備也。稱吳孫權爲主。稱堅與策則名之。稱權妻則夫人而已。稱亮休皓。皆名之而已。其於蜀相諸葛。極力褒美。許爲管肅之匹。而惜其時無王子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此語大是語病)壽蓋墨守舊理。視天下爲一姓一家之物。其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公論特識之不可易者矣。

又案諸葛出師前表。注重君心內政。愷切動人。人多稱之。後表語語踏實。敘述兵事困難處。人罕知者。志載前表。而遺後表。之卓識矣。表注載之當也。赤壁一戰爲三國最大關鍵。無此一戰。則曹操可以統一。無三國矣。



此爲諸葛一生。第一功業。無諸葛力說孫權。（詳余論文中。）未必有此戰。志詳載於諸葛傳中。是爲特識。至吳爲主兵。戰事始末。詳於周瑜傳中。而魯肅實聯絡吳蜀之人。且權雖有志拒操。而震於操之兵力。與張昭等議論。自有游移。得肅肅可迎降。權意乃決。詳於肅傳。皆壽結壽得當處。至記載體例。如魏志始稱曹操爲太祖。至建安五年十月。（獻帝策命操爲魏公。在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進魏王。又改稱王。蜀志吳志。則始終稱曹公。特其小疵耳。然亦可見壽並不全以正統予魏。視三國爲不相統屬矣。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勅著。晉史舊有十八家。（見史通外篇）爲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等。唐貞觀中。詔謂諸書未善。敕史官重加修纂。自是諸書漸佚。僅散見於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各書所引。今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御撰也。四庫書目。各其於典午一朝。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官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云云

。此真書生自論。未窺太宗用意之深遠也。夫太宗武功蓋世。其攘狄尊中國千古一人。其視司馬家兒。與張華潘岳輩。直狗彘之不如。王導顧榮等直兒戲耳。劉弘陶侃溫嶠。僅僅自得。劉琨祖逖。有志未逮。庾亮殷浩。早宜束之高閣。餘皆自矜無譏。惟謝安桓溫。稍有作爲。則碌碌者。何足勞英主之齒及耶。其表章陸王二人。正以形典午之淪陷。五胡皆坐人才消乏。清談坐廢之故。特表文士。以愧其餘耳。其各傳所載。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幾於全部收入。殆臣下仰上體意也。音義三卷。唐何超著。審音辨字。頗有發明。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著。四庫總目。論其州郡志。惟據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僞置剋立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爲疏略。而列傳不爲吳隱謝混劉毅何無忌桓玄盧循等立傳。（見本書徐爰傳）例頗謹嚴。其書至北宋。已多散失。故崇文書目。書錄解題所見本。所闕不同。後人或取南史以補之。其傳末無論者是也。

又案休文本文士。工駢儷工詩。故傳贊皆儷體。而詩宗陸士衡謝靈運。無句不對。故不取陶潛。其論文。（兼詩文言）宗旨。特詳於靈運傳贊。周室以降。上溯屈平宋玉賈誼相如。以逮王褒劉向班揚崔蔡之徒。中推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又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原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又云。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又云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又云子建以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論者疑其不合傳贊之體。不知實本班孟堅之公孫弘傳贊而來。首言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以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又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又云及孝宣承統。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連類而及之體例也。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著。四庫總目云。自李延壽南史盛行。此書誦習者尠。日就詭脫。州郡志及桂王傳中。均有闕文。無從補正。其餘字句舛誤者。又不可勝乙。又案徐孝嗣傳。尙有闕文三百餘字。東南夷傳。尙有闕文三百餘字。禮志上。有史臣曰。無贊曰。禮志下。有贊曰。無史臣曰。樂志無史臣曰。有贊曰。無史臣曰。當亦殘闕之故。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勅著。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勅著。史通言思廉父察。有志撰勅。施功未周。思廉憑其舊稿。加以新錄云云。今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尙書姚察曰者二十五。稱史官陳吏部尙書者一。蓋仿漢書卷後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臣者二十六。則思廉所獨著。其卷六既載史臣曰。又載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則總論諸帝之言。唐書思廉本傳。所以稱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者也。史通古今正史篇。謂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論讚。徵多預焉。所預實止此耳。梁歷四年。敬帝既遜位於陳。蕭管託庇魏周。綿延三世。管與子歸孫琮。雖附庸異國。然克保宗社稱帝一方。號爲後梁者。三十三年。乃亡於隋。梁書可爲續纂紀傳。不應使附於



周書至侯景列傳。當稱叛逆。蕭綜蕭紀蕭正德蕭譽。四人同傳。似亦未合。

陳書三十六卷。姚思廉奉敕著。史通言陳史初有顧野王傳辭各爲撰史學士。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姚察就加刪改云云。野王緯瓊皆陳人。所纂陳史。自未能完備。姚察至隋爲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自於三人之作。能加刪改。然陳書瓊傳。言太建中。轉中書侍郎。及領大著作。撰國史。野王傳。言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太建六年。領大著作掌國史。特吳國陸瓊。北地傅緯。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野王撰國史紀傳二百卷。傅緯傳。言世祖召爲撰史學士。是史通所云。皆本陳書。而誤中書侍郎。本書姚察傳。言隋開皇九年。別勅成梁陳二代史。未言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時。遣內史舍人書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方云勅成遵行索本進上。敘事似未明白。又云。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關者。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今檢本書。惟卷二高祖本紀末。卷三世祖本紀末。皆有陳史部尚書姚察曰云云。卷六後主本紀末。卷七后妃列傳末皆有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云云。是察於陳書序論。所關者甚多。不及梁書遠甚。唐書藝文志。稱梁書陳書。

皆魏徵同撰者。陳書止此二篇也。四庫總目。糾姚察入隋不應列傳陳書。自爲允當。江總入陳書。亦失限斷。至謂江總何人。乃取與其父合傳。尤屬自污云云。然總在當時。且有賢名本書總傳論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傳末述總自敘。深自悔恨。夙荷後主之恩。繼以大用。不能自脫。致淪入狎客之中。亦可惜矣。六朝人不尚名節。姚察亦身事兩朝。何以遠過於總耶。魏徵后妃傳論。專詳張貴妃孔貴嬪等。居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與狎客賦玉樹後庭花璧月諸歌曲。極寫豔麗。似學漢書外戚傳。然不明斥及江總諸人。當時因不以爲不肖也。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奉敕著。今所行本。爲宋劉恕范祖禹等所校定。其序錄略言。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張太素。又有後魏書一百卷。皆不傳。魏史惟收書爲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云。案此書第一卷。追敘拓跋氏上世二十七代。卷二起太祖拓跋珪。至十一卷。出帝入關。而魏亡。至十二卷。爲東魏孝靜帝。禪位於齊。而東魏亦亡。若太平御覽所引。有西魏孝武帝、文帝、廢帝、恭帝、四絕。必出魏澹書。澹隋人。隋承周統。當並紀西魏。收齊人。齊承東魏。只

紀東魏也。四庫總目。爲收辨穢史之名。論多平允。惟收爲中國之人。畢萬之後。乃遵奉虜俗。以桓玄劉裕蕭道成蕭衍爲烏夷。不知是何居心。狂妄悖逆。一至於此。讀史者未有斥及之。亦可異矣。若以司馬民爲僭晉。猶妄自尊大之常情也。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奉敕著。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猶姚思廉之繼姚察然。各卷末有論有贊。大致仿後漢書之體。然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晁公武讀書志。已稱殘闕不完。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者。故紀傳之有論無贊。有贊無論。與論贊俱無。論詞重複。種種舛缺。指不勝屈。故卷三末有六。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盡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高氏世無令主。賀六渾亦非蓋世之雄。一生經略。止在臨終告其子之語。而高澄疏淺。高洋凶暴無人理。故享國日短。不及三十年。武將數人外。人才消乏。文士則邢邵魏收顏之推祖斑輩。無經國才。又不使之纂著國史。如陳史稿本之出於顧傳陸姚諸本朝人。故無志無表。惟敷衍紀傳而已。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奉敕著。此書北宋時尚未散

佚。晁公武讀書志頗詳之。今本則殘闕殊甚。多用北史補亡。然每篇末。皆有史臣論說。惟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四卷無論。視北齊書整齊多矣。四庫總目。以爲二十五卷亦無論者誤也。十六卷論後。加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此皆魏爵。故連類補敘於此。其元欣元贊元育糜皆魏人。此書無傳。王褒庾信傳論。效宋書謝靈運傳體。沈約宗旨在論詩德棻宗旨在論賦。于信有貶詞者。六朝至唐。駢儷皆錄詞而不用事。惟信以用事見長。與千篇一律之風氣不合故也。初唐亦惟王勃楊炯。步趨闕成耳。

又案六朝制誥。皆學崔蔡任沈。北周詔令。蘇綽獨學尙書。二者亦交相詬病。其實摹仿一也。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奉敕著。貞觀三年。詔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史通謂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宋刻隋志跋。稱修紀傳者。尙有許敬宗。修志者尙有敬播。又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周齊隋氏。皆未有書。命學士分修。十志漸爲三十卷。太宗崩後。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

是十志非專屬隋也。地理志最善。因漢晉宋南齊諸書已有志。故梁魏以前所置郡邑。只稱舊置。梁魏以還。至隋所置。則稱某置某置以明之。極爲簡要。經籍志直接漢書藝文志。或議其兼載前代之非者。乃謬說也。此志搜集浩博。總敘始末詳明。而各類中。考據時多舛誤。梁陳齊周人仕隋者。如姚察、江總、顏之推、之類。皆當收列傳中。非庚信未及仕隋者比矣。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著。延壽仿司馬遷史記例。而變通之。分南北作兩通史。可謂簡要明白。惟一大惑不解。則在將隋代闖入。夫二史所以分南北者。以各自偏安。不相統屬也。隋雖二世而亡。實已統一南北。屬之北史。顯與題背矣。無人議及。亦可異也。延壽附於令狐德棻。在新唐書唐修諸史自德棻發之。傳言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訂定。四庫總目。遂言延壽南史先成。就正於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定。並無其事。德棻才不高于延壽也。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殆不過就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排比刪潤。故日知錄及四庫總目。所糾諸史。皆允當者也。

北史一百卷。李延壽著。北史之失。既在將一統之隋闖入矣。且南北史無志。隋書尤宜獨立也。其得者後魏孝

武後。繼以西魏。西魏恭帝後。繼以東魏孝靜。孝靜立在西魏文帝之前。然北史以西魏爲主也。又以後梁蕭管。列諸附庸。可補梁書之闕。其失之甚者。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繁派。其故家世族。一例連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四庫總目。糾之當矣。推斯例也。凡北族若宇文、若斛律、若賀拔、若侯莫、若慕容、若庫狄、若獨孤之類。皆將併其卷第乎。

舊唐書二百卷。後晉劉昫等奉敕著。崇文總目言。初吳兢撰唐史。自勅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章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二卷。史官令狐鉅等。後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上半部出於吳兢等舊稿故具有典型。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曰。則順宗本紀係愈撰。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則係與沈傳師李漢等。受詔撰憲宗實錄也。四庫總目云。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採雜說傳記。動乖體例矣。今案昫全書得失。惟武后立紀不再立后妃傳。勝於新唐。其失者藩鎮既不特立傳其叛逆者。僅列朱泚、黃巢、秦宗權三人。而李希烈、吳元濟、李懷光等不入焉。張巡許遠有傳。而南霽雲雷萬春無傳。(霽雲尙附

載數語。文苑傳有陳子昂、沈佺期、宋之間。而無杜審言。高適有專傳。而文苑無岑參。李翱有專傳。而無皇甫湜、樊宗師、孫樵。孟郊、唐衢有專傳而無賈島。李賀有專傳而無盧仝。其餘四庫總目所糾皆當。惟謂文宗誦杜甫曲江行。江頭宮殿鎖千門云云。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麻署。爲語多支蔓。則殊不然。文宗能詩。時有凭高感謂之意。此亦如魏靜帝誦後漢書獻帝本紀贊獻生不辰云云。同一感傷也。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著。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歐公言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然隋書已有此例。晁公武讀書志。言此書外呂夏卿私撰兵志。王得臣慶史。言宋祁別撰紀志。則同局者已私相不滿。何怪吳縝之作糾謬乎。今考其得失。各列傳頗能以類相從。賢姦不相雜糅。諸夷蕃將專立有傳。藩鎮專立有傳。而叛臣逆臣另有傳。忠義則不遺南霽雲雷萬春。杜甫附於杜審言。韓門諸人。附於韓愈。皆其得者。其失之甚者。本紀既有則天皇后妃傳復有武后。且事蹟儘有複者。視史記之呂太后本紀。漢書之高后本紀。爲無理取鬧。進退失據矣。韓愈傳乃用李翱所作行狀。而李翱無傳。白

居易卒在元稹後。稹與牛僧孺李宗閔同卷。而白居易傳在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之前。其采書之隨意刪併者。如儒學林蘊傳。言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以諷。前半國家有西土云云。係刪節蘊上安邑李相公書。後半王者功成作樂云云。另是一書。混在一處韓愈生平最出色事。在諷諭王庭湊數十語。不激不隨。故能使庭湊聽命。今傳中乃於李翱行狀添出。豈意同賊反邪一語。節去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諸人。則語激而不婉至。大概子京貴人氣概。修史但指示大略。從事曹椽執筆爲之。故有此等疵累也。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宋吳縝著。此書與縝所著五代史記纂誤三卷。皆專糾歐公之疏者。四庫總目評斷均極允當。李克用臨終。以三矢與其子存勳。令滅燕滅梁伐契丹。存勳功成以矢告廟。事詳舊五代史注。五代史闕文。歐史不載。乃疏之甚者。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宋薛居正等奉敕著。據四庫書總目。薛史本與歐陽公新五代史並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者只用歐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傳本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因就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排纂先後檢其篇第

。尙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云云。此書撰於宋初。距五代甚近。故事蹟所在。徵證較核。而十志闕繁常故者較大。故宋代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注通鑑。皆專據薛史。而沈括洪邁、王應麟輩、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今案此書所據以成完編者。大典外。並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玉海。容齋五筆。青細雜記。藝文類聚。通鑑注通鑑考異。五代會要等書。指不勝屈餘詳本書編定凡例中此書纂修。出邵晉涵一人。晉涵史學淹賅故能搜采無遺若此。惟四庫書目。謂此書漸微。由於金章宗者。竊謂不然。宋人除司馬溫公劉貢父兄弟。洪氏父子。王伯厚諸人外。多喜空談。不喜考據。故於歐蘇文章。趨之若鶩。居正無文名薛史文體平弱。故棄之如遺不然金章宗僅據一隅。其所臧否。豈足以左右天下哉。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著。四庫書總目。稱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又云。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者。寥寥數頁。餘概從刪。此書之失。此爲最大。允矣當矣。然自陳壽志三國以來。梁陳北齊北周四書。南北二史。

皆無志。大抵工文章者每憚考據。雖責備賢者。而歐公工文而已。考據非其所喜。可無責也。且班書志成於其妹。范書志補於劉昭。尤其誇矣。歐史之得。在傳名家人。若不予以后妃之稱也者。殊快人意。然其目仍稱某后某妃。未嘗貶也。不如援陳壽吳志之例。五代諸帝。只稱某主。其妻只稱夫人。或稱某氏。且家人二字。見史記魯世家。楚滅魯頃公亡。遷於下（或作卞）邑。爲家人。資治通鑑引之。注云。家人猶今所謂齊民。是既稱家人。便不應稱后稱妃。自來身事兩朝者爲貳臣。皆歸入後來一代。五代諸臣有不止事兩朝者。爲之雜傳。亦快人意。六臣傳於雜傳中。特表其無恥之尤者。亦快人意。然直目之爲貳臣傳可也。惟死節與死事二傳。過爲分別。殊可不必修意若以爲死節難於死事也者。故曰戰沒者不得與焉。不知死事死於公義者也。死節死於私恩者也。公義重乎。私恩重乎。惜專制之時。不明此理也。其失之大者。朱溫篡唐。弑哀帝。旋被殺於其子友珪。殊快人意。然弑父之賊。當援春秋書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之例。乃援魯隱公不忍書弑之義。只書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何所不忍於溫。而爲此曲諱乎。此不熟春秋而誤者也。沈約宋書書文帝之弑亦然。然宋書尙特立元凶傳。歐書何不立友珪傳。又案十國世

家年譜末論云。或問十國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本紀之不書。何也。曰。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此謬之甚者五代之君。梁則篡賊。唐晉漢及郭氏皆夷狄也。其地亦僅大於十國不遠。當時所號爲洛州刺史也。十國皆中國民族。當此極亂之世。各據一方。以待天下之清。乃反以爲非中國。而以沙陀朱耶爲中國耶。歐公徒以推尊宋代。宋實受禪於周。而不知柴氏乃中國人。餘皆夷狄也。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脫脫（清改稱托克托）等奉敕著。宋史之未善。在短於去取。列傳多無關緊要之人。文字多可以刪節之語。故後人病其繁蕪。其得者如瀛國公紀。附載曷曷二王。各志河渠曰取善。專紀宋代有關繫者。地理次之。惟詳略太相懸殊詳者載及城堡。且加細註。略者則僅載縣名。藝文搜羅博矣。而尙有遺漏。如尤蕭范陸楊五家。似遺尤袤。永嘉四靈。止有徐璣。無謝翱鄭思肖。或以入元尙存之故。而時代先後。亦顛倒太甚。如宋諸帝。在阮籍阮咸之前。天文五行律曆。可刪十之七八。禮儀衛輿服。可刪十之六七。宗室世系。多不足齒數之人。何用費許多卷帙。爲之立表。列傳中。如童貫王黼朱勛。名在六賊之列。當入姦臣傳。史彌遠丁大全梁師成梁大。

皆入姦臣。李清照朱淑貞。當入列女。四庫總目所糾諸失。皆允當。但出於編次舛錯者。猶無關於大義者也。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脫脫等奉敕著。至正三年四月奉詔。四年三月告成。遼史之疏略。由於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今流傳者。惟僧行均龍龜手鑑。與耶律純星命總括二書。然遼俗尙武。雖契丹國志遼東行部志等書。及本史。稱聖宗興宗道宗。皆好爲詩。吟詠甚多。但有老嫗能解之體。故古今詩話。言遼人好樂天詩瑣瑣新論。蕪？詞話。老學庵筆記。所傳皆淺陋之句。其國之能文字者。除懿德皇后東丹王耶律乙辛王鼎諸人外。皆粗淺不足齒數。縱其國不禁文字出境。而所作亦未必流傳。非金元文物聲明之可比。故厲鷗之遼史拾遺。除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外。多無關緊要之老据。至近人之遼痕遼文續拾等書。有關史事者更少。其本國人才。惟耶律蕭二姓。此史。惟以實錄爲憑。無所粉飾。較可徵信。藉知自唐至宋。中外交涉之梗概。等語十六國春秋可矣。然如李潛劉涇胡嬌。据通志玉壺清話譚苑堯山堂外紀。皆可入文苑。四庫總目所糾正。後半較有關繫。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清厲鷗著。熟於史學。實非所長

。既著宋詩紀事。多翻宋人小說筆記。並著此書。四庫總目評其得失。尤當可聽。鷄自比裴松之注三國志。恐不逮也。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脫脫等奉敕著。四庫書總目。

稱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惟其列傳之中。頗多疏舛云。今案劉豫張邦昌傳。與宗弼（卽兀朮）同卷。不另立附庸之傳可也。惟張劉在宋爲叛臣。在金爲降人。且立爲僞帝。豈能無傳。但有則俱有。不能劉有傳而張詳于宋史也。宗弼爲太祖第四子。伐宋功居首。而不列太祖諸子傳。熙宗二子。傳在八十卷。而斜卯阿里以下七傳。不另分卷。若盡爲熙宗之子也者。至各列傳同卷者。或共一贊。或分數贊。史例同卷卽同傳。率合一贊。其人趨向不同。卽不當同卷。如宇文虛中。據北窗炙輿。以欲行范蠡曹沫之事。挾淵聖以歸。發兵劫金主。直至帳下。遂爲所擒全家皆死。先是有七律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等句可證。乃不知其事與王倫之反覆議和者同傳乎。王倫未嘗仕金。宋史有傳。斷不應再入金史。施宜生因漏泄軍情而被烹。乃不忘祖國者。與虛中同傳可也。宋高宗遣何鑄等進誓表。割地納降。稱臣受冊。完全爲金附庸之國。

。直張邦昌劉豫之不如。無恥孰甚。事詳宗弼傳中。宜大書之金本紀。而金史天眷三年。絕不書及其年十二月。卽有岳飛張俊韓世宗率衆渡江事。宋史紹興十年。亦不之及。是必有一誤矣。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奉敕著。洪武十三年。得元十三朝實錄。乃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爲總裁。七閱月而書成。尙缺順帝一朝。命儒士歐陽佑。往北平採其遺事。次年六閱月而書成。論者以爲元史之紕漏。由於成書太速之故。甚有前後複出。一人兩傳者。徐一夔顧炎武朱彝尊等。皆之備矣。實則元史之病。在於過繁。以趙宋享國三百年。宋史四百餘卷。論者無不病其繁蕪。元之享國八十八年。而史多至二百餘卷。不更甚乎。明史本紀。只二十四卷。元史本紀。乃至四十七卷之多。元之待中國。無怨無德。視金人之有怨無德者。相去遠甚。但蒙古除用兵外。有何必爲作許多佳傳。其特別體例有數世祖至元十七年。始帝中國。而元史本紀。上至二祖二宗。明遼史遠溯上世體例也。列傳中有睿宗等四宗。則遼史東丹王傳體例也。然睿宗拖雷。爲太祖第四子。曾代理國政。憲宗世祖皆其子。裕宗真金。爲世祖嫡子。事業甚多。成宗又其第三子。顯宗甘麻剌。爲裕宗長子。亦有事業。秦定帝實其長子。

。順宗答刺麻八剌。裕宗次子。亦有事業。武宗仁宗。皆其子。四宗者既尊爲皇帝。稱爲祖宗。而入諸列傳。名實不符。遼人之失。不可從也。卽不能各立本紀。甯準周室追王之義。列太王季文王於周本紀武王之前。序四宗於憲宗成宗泰定帝武宗各本紀中。諸志皆連篇累牘。可節者多。而獨不志藝文。忠義傳不傳陳友定王翰方技傳附工藝。而黃公望倪瓚吳鎮三畫家不著焉。皆其疏也。雲南自五代至宋。羈縻而已。至元代武功蓋世。憲宗世祖征雲南。始行內附。段氏繼蒙氏後。世爲總管。元末段功段寶名尤著。史絕無段氏一傳。僅於地理志間及之。缺略甚矣。元末紅巾後。各處兵起。陳友諒張士誠外如方國珍明玉珍之類。皆元之所由亡。而皆無傳。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清張廷玉等奉敕著。自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考取者令修明史。歷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年。而後成書。爲時不可謂不久矣。在事者一百四十餘人。而乾隆以前諸臣。尙不與焉。用人不可謂不多矣。又有王鴻緒之明史稿。用爲藍本。用力不可謂不省矣。編輯之失當。文字之平庸。視宋史且有過之。元修宋史。瀛國公紀。附載是昂二王。明史正當援其例。附載福王及唐桂魯四王。今乃畏懼清室。不敢紀載。而馬士英阮大鍼瞿式耜

黃道周錢肅樂諸人。皆立傳。諸人皆諸王之臣。何所附隸者。至于鄭成功父子。亦可援擴廓帖木兒之例。爲之立傳。更所不敢矣。明代大事。除也先倭寇滿清用兵外。鄭和通外國多係內亂。靖難也。復辟也。宸濠也。議禮也。西苑也。三案也。客魏也。東林也。逆案也。流寇也。所爭者多。奴隸性質之事。關於民族者甚少。乃除宗室公主土司數百傳外。列傳至二千篇之多。其濫可想。其失當者。擴廓帖木兒張士誠陳友定。皆當入元史。其戰事敘入本紀及開國功臣列傳中足矣。曹學佺董其昌當入正傳。乃入文苑。儒林本專傳羽翼經傳者。乃道學十居八九。已失史漢本旨。而滿若水之諂附。嚴嵩爲文頌之。至比諸天之所以爲天。見其集中。曾莫之審。陳第發明古音。精毛詩學音韓。爲明代經學第一人而不爲立傳。明祖以科舉籠絡士人。士之受其養而樂爲之死者。不可勝數。忠義傳旣以專居此輩。乃黃道周門生多人。無端從死。畫網巾者。主僕皆死。而皆無傳。枉死無名。黃淳耀淵耀兄弟二人。應入此類。而以入儒林。王翰宜入此類。而無名。周順昌之難。顏佩章楊念如等五人。須爲立傳而僅載附忠義順昌傳中。只書佩章一人。文苑傳中。楊維禎丁鶴年戴良。皆當入元史。陳繼儒以小才藝馳名公卿間。同於李漁爲蔣士銓所深譏。而



入隱逸。漁又不與焉。姦臣傳中。鄒懋卿至親嘗嚴世蕃病中之睡。周延儒至進田貴妃繡鞵。書名鞵根。臣某某謹進。事雖穢褻。何惜不爲此輩狗彘不如者大書之。至魏忠賢在宦官中。直一怪物。其兇悍而駭。漢唐所未有。宜如漢書之王莽。特立一傳。將一班羣小窮形盡相描寫出。以客氏附入標題。不能廁之尋常宦官中。乃寫義兒建祠等事既太略。其每段以一二語包括罪狀。多輕重不得體。前後倒置。(如既言猜忍陰毒始加好諛二字。陰毒大惡也。好諛常情也。既言忠賢之黨。徧布要津。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海內皆屏息喪氣矣。始言霍維華數忠賢冒邊功。夫殺人已如草芥。冒邊功何足道。既言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由此起。內外大權。一歸忠賢矣。始言名器僭濫。於是爲極。又云歲行賂名馬珍玩勿絕。又云海內爭與風獻諂。又云爭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夫大權既一歸之。名器冒濫何足道。賂名馬珍玩何足道。望風獻諂何足道。頌德立祠。又何重複。)作此傳者。直幼稚不能文之人耳。

歷代紀元編三卷。清李兆洛著。可備檢查。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清王鳴盛著。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清錢大昕著。廿二史劄記三卷。清趙翼著。以上三書。皆可備參攷。

## 藥愚札記

吳方圻

明末太儒顧炎武氏。遭家國覆亡之慘。遂奔亡四方。窺身於榛莽窮谷之中。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孤忠奇節。終不仕清。然其母王太夫人亦深明大義者也。乙酉避兵常熟。母氏以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其彌留書載閨墨萃珍中。詞極沉痛。其書曰。「嗚呼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攜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叩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胡弗殉國。乃登首陽採薇何爲乎。噫嘻。夷齊誤矣。甲子以後。首陽尙得爲商之山乎。薇蕨尙得爲商之食乎。噫嘻。夷齊誤矣。一時儕輩。莫不營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心睦之。則其懷抱可想。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敦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囑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愧余家肖子也。嗚呼武兒。余與爾永訣矣。無月日時母氏囑。一無月日時。是無明之時也。夫人之不忘故國。亦可哀已。」

# 曾子輯佚

太倉唐先生原輯

閩侯葉長青補輯並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會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

之哀，齊斬之情，餼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文治案自天子達言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同也義與孟子所引同布幕，衛也。繆幕，魯

也。繆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繆讀如納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舊已久矣慕或為噀

曾子寢疾，病。病謂樂正子春坐於牀下，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文治案此與大戴記會童子隅

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畫謂牀第也皖好也子疾病篤會元抱首會華抱足相類童子隅

聞之，瞿然曰，呼。呼虛德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

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親也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文治案此二語為千古名言姑息之愛諺所謂愛之而適以害之者也愛人者其知之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

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阮元曰禮弓記此陽許曾子之改過陰誣曾子以僭越也會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臥大夫之簣漫不加察及童子有言而後起而易之哉向使童子不告則曾子之歿乃歿於大夫之簣能無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遺憾乎其証誣曾子之意蓋如此○見學海堂經解第二十二卷八十二卷）案後漢書秦邕傳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君哉見曾元之辭易簣橋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閣。度藏食物。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疎殺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婦嫂叔無服。

人倡踊。有服者婦似婦小功倡先也。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

，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

而後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服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遠離者聞之恆晚。而可乎。以已思怪之。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曰。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

。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其

有節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節也。喪爾親，使民未

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墜於喪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

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論衡禍虛）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賞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

皆以為然熟考論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

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

子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末為上第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微聲之誤也。奠微，謂徹奠設祖奠。

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會。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

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從者曰，禮與。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且胡為

其不可以反宿也。說給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

於阼，殯於客位，袒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

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

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文。治案自非委巷之夫，斷無指友示人以斥辱之理。此段偽託。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是善。子游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族。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

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案白虎通喪，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平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

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

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也。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靡，修。南宮敬叔

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之子仲孫閱，蓋皆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

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于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案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作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曾子曰，尸未設飾

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小斂

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

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爲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讀昭。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非禮祖而讀昭致致命將行主人之吏又讀昭所以存錄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弔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

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白虎通喪服】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難重服弔之可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

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太儉偏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

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遺車遺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遺車視牢具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

，國儉則示以禮。時齊方奢，禮之是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

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公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

，而哭之哀。莊公使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下於市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屨也，屨力不能履也，貿貿不明之貌。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聞而嗟之非敬辭。

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

止其狂狷辭之案新序節士所載同惟輯屨作接屨。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君在，弗內也。閹人守門者。曾子

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更莊飾文治案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玉藻言九容古人有脩容之舉如此節是也。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吾已告矣。

既不敢止。曾子後入，閹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君子言之

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以上小戴記禮器

以上小戴記禮器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夏立尸而

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後饗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合錢飲酒為醜，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

命國醜

以上小戴記禮器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賤喻貴也

以上小戴記內則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繭衣裳者若今大攝也。纁爲繭纁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非也。唯婦人纁袖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謙也。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兼言弁者君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曾子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兒驚痛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儀。

以上小戴記雜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

孝也。爲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

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案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此敢不敬乎句下多而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亨孰羶薶嘗而薦之，非孝也，養

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如也衆之本教曰孝。

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

。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

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也

子述其言以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

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喻貧困猶不取怨人物以爲亡親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會子聞諸夫子述會子所聞于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頃當為跬聲之誤也予我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

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

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避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真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以上小戴記祭義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乎言可畏敬也

以上小戴記大學

曾子曰，馬融曰弟子會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

而傳之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以上論語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論語里仁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玄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矜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說苑修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

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校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以上論語泰伯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越其職

以上論語憲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罪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以上論語子張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以上孟子梁惠王下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備備也詩云惴惴其懷曾子謂子襄曰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衆

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

以上孟子公孫丑上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以上孟子公孫丑下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致使獨行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塚上祭壇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

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對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曾師道故不肯也

以上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 章學誠學案卷上

陶存煦遺著

### 內篇一

#### 章學證因

嗚呼！學術之升降，吾讀章氏書，可得而言矣！章氏之言曰：「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文史通義內篇六天喻。據刻章氏遺書本下同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弊；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弊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託；故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然則古人立言，蓋皆激而使然。推窮其原；則風氣其因，學術其果也。夫佛氏之說：「依吾行者，定證妙果。」此執因以窺果也。照撰章學誠學案，首以證因，則推果求因，證其所以為言而已！述章學證因第一。

孫卿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

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荀子勸學篇孔子，大聖人也！而告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篇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秦伯篇蓋由博而返約，由多識而一貫，此由「數」達「義」之道也，逮學下衰：則離「數」與「義」而二之。有陳其「數」而疏於「義」者，漢學是也。蓋將銓明故訓，而以仁義道德為空談，有明其「義」而略於「數」者：漢學是也，蓋將明心見性而以名物考據為瑣碎，兩者互譏，有囂囂未易臨決者！此章學所由與也。章氏之學：大指在「卽事以見道將以實事求是，破宋學之空，明經之史則以疏通致遠，匡漢學之瑣其「持世而救偏」者所持。宋學，所救漢學也。蓋元明之盛也；朝以經義取士，士以朱子為宗。故宋學大盛於世，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嘗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

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羣經。」語孟集義

序蓋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性命事功，學問

文章，合而為一者也。而世學者不然！高者於學問文章經

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於是「道」名學，大而

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為粗迹矣？章氏文史通義外篇

論學卑者困於帖括，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

詩古文辭，謂之雜文；章氏文史通義外篇 攻排訓詁，馳騫空

虛，此汨於義而不知數也。陽明王氏，承永嘉薛氏之經制

矯以良知，繼以知行，能救宋學末流之弊矣！然一傳而為

周海門，為先石梁，以良知為無知，而密雲悟之禪入焉！

故明清之交；戴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梨州黃氏，

出戴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皆通經服古，

極不空言德性，即言性命，亦必究於史，是為浙東之學。

蓋遠溯金華先哲之傳，以矯空疏也。詳本書內篇 而當是時

，浙西有顧亭林，嘗曰：「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

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

望結崎亭文集頌 是為浙西之學。蓋翹朱子道問學之教，以

先生神道表引。章氏文史通義 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章氏文

內篇二浙 其道不同其教偽王學之弊一也其「數」「義」之

相貫亦一也。按陽明之學，本非空虛，海門石梁以覺 然順康以

### 章學誠學案

降：浙西有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三世傳經，確宗漢詁，始

舍「義」而偏於「數」甘泉江藩，為棟再傳弟子，遂撰漢

學師承記，揭「漢」為幟。時徽歙有江永，上承其鄉先賢

施璜吳慎之緒，精研理學，兼尚躬行；然即物窮理，於聲

律音韻水地之學，均深思獨造，長於比勘。休甯戴震，受

學於永；而發揮光大，曲訂旁通，以小學為基，以典章為

輔，於歷數音韻水池之學，亦實事求是，以求其源。嘗自

言治學謂「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即無稽

，不信，不信，必反復參證而後即安」。李桓者獻類徵余

事略 後施教燕京，而其學遂遠被。聲言訓詁之學，傳于金

壇段玉裁，而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所學尤精；典章制度

之學，傳於興化任大椿歙凌廷堪，廷堪與江都焦循友善，

儀徵阮元，其學得之焦循，故均宗戴氏，而大興朱筠，河

間紀昀，均篤信戴震之說，後膺高位，汲引戴學之士，戴

學愈興。劉師培近儒 及乾隆乙未，震又特徵修四庫全書，

授官翰林，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

有天祿石渠句填抉索之思。而投卷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

學子藝業，而為名物攷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

移風俗矣。章氏文集三 是為漢學。亦即清學之大宗，雖然

。戴氏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之所以然。

亦將以明道也。故其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

前人所未發者，時人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

絕詣在此，而空說義理，可以無作；章氏文史通義內篇 其為

學也，泛無所主，以謂一物不知，儒者所恥，故不可以有

擇也，其為攷索也，不求其理之當，而但欲徵引之富；以

謂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其為纂述也，不顧其說之安，

而必欲賅而俱存；愚以謂劉欲有言；與其過而廢也，毋甯

過而存之。章氏文史通義內篇五博雜 其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

詁，謂足盡經世之大業，然以周程義理，韓歐文章亦不難

一映置之，章氏文史通義外篇 執形迹之末，銖黍較量，溺於

數而不知義也，章氏生於浙東，熟聞其鄉學者之說，故起

而救之，以為：「治經而不采名物度數，則義理騰空，而

經術因以鹵莽。考索之家，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

，固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文史通義外篇三 然學與功力，

實相似而不相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勉乎功力則可耳

！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稊黍以為酒也，今之博雅君子，

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

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文史通義內篇二博約下 蓋宋學太不講也，文史通義

外篇三 然學固期於明道也，而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

，為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

平奇，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所以然者；皆道也。文史通義外篇三與

朱符潛中 故道不離器，猶形不離影。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古者治教無二

，官師合一；六經皆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

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中 六經

皆史也，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周官府史之史，通於五史。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史學所以經世即器之可見者也。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君子苟有志

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守掌故，

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故章學之所由以興，證其近因則乾嘉漢學之反動證其遠因

則亦宋學偽王學之反動，蓋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

，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由「

數」達「義」澈始澈終者也。

### 內篇二

### 章學探源

章學淵源，未易言也！或謂得力於史通，然章氏自言

：「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六 劉知幾言史

法，吾言史意；劉知幾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

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 或謂：大抵推原官

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

能條別而得其宗旨。大梁本文史通義華絳跋 此言也：似是而實非

夫章氏晚年，嘗有意附校讎於文史。文史通義內篇 一書教上自注

則是校讎者，文史之附庸，非章學之根抵也，或又謂

：大興朱筠爲章氏所從受業，餘姚邵晉涵，與章氏論

史，契合隱微；斯二子者：章學之淵源也。雖然！章

氏得之於朱筠，特討論修飾，後起之功耳！文史通義 外篇三家

而邵晉涵長於學，章氏長於裁，兩人者：亦未必同

也。文史通義外 篇三家書五然則鄭樵乎？則樵之言校讎，章氏謂

：「於古人大牾，終似有所未窺。」校讎通 義敘樵之選通

志，章氏謂：「實不副名，」文史通義內 篇四申鄭章之之推尊

鄭樵，爲其「稍有志於求義」而已！文史通義內 篇四申鄭非章

學淵源於樵也，嗚呼！章氏不云乎？吾之學根抵出於

邵念魯。文史通義外 篇三家書三於史學蓋有天授，文史通義外 篇二家書二

此章學之淵源也。世學者奈何不察也？而邵念魯者：

則又浙東學術之傑也，故蕭山王宗炎「章氏地產蕭才

，天挺史識」兩浙輟軒 錄補遺鄉先生徐丈仲凡，亦謂：「章

氏生於越東，邇就思復，上祖致良。」黔本文史 通義跋蓋浙

東學術。章學之自出者也，今疏而詳之庶窮家學云爾

！述章學探源第二。

浙東古爲蠻貊漢以前，無所謂學也。東漢有王充，有

學而未有派也。學之有派自清餘姚黃宗羲始，世稱浙東之

學，然浙東之學源遠而流長非黃氏一人之力也。夫古者官

師合一，政教不分，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未嘗於敷

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孔子不遇明良之盛，不得

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

如何爾！文史通義內 篇一原道中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訓詁章句

，疏理義理，攷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

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然而記誦

之學，文辭之才，如貨殖之市，此玩好之弄，且紛紛忘所

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

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則可矣！而其弊也

：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章氏文史通義 內篇一原道下其自以爲正心誠意

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

方且抵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陳同甫語

陸子之「尊德性」是矣，雖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

，然而「明心見性」陸學冒爲朱學者，紛紛然也！故永嘉

金華諸儒，起矯其弊，是爲浙東學術之開山。永嘉之學，

道原於薛良齋季官而大成於陳止齋傅良葉水心適；金華之

學，道原於呂東萊祖謙，發揮於弟忠公祖檢，變化於陳同

甫亮，良齋嘗問學於遠袁道潔澂，袁道潔問學於二程。二

程之學，在宋儒本較切實，良齋以讀書經濟爲事，取其實

而黜其空，永嘉之於伊洛蓋繼別之大宗也，先是明州理學，自慶歷四先生，下迄淳熙四先生，同谷三先生，皆昌明陸兼，兼采晦庵，良齋獨自成一派，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嘗曰：「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

「無形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常存乎形器之內，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浪語集答 陳同甫書此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

着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學者，子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二黃宗義按語一傳而為陳心齋，良齋嘗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加以攷訂，該通委員，真可施之實

用。心齋既得之，而又解剝於周官左史，其讀書有識，務通世變以措於今，蓋較良齋更平實也。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全祖望按語水心較止齋晚出，其學無所不窺。而才氣卓越，生平雅以經濟

自負。王真水心 文集序嘗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

詭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列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蓋以聖人之言必務平實，凡

幽深玄遠者，皆非聖人之言。宋儒陽儒而陰釋，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三，形氣聚散，網緇感通，有直內而

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也。詳總述講 學大旨此永嘉諸子均以

經制言事功者也。東萊兼朱陸格物明心之長而以中原夕獻之統潤色之。全祖望結埼亭集同 蓋即浙東言史學之漸。忠公官

明州，其時正淳熙四先生，里居開講，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雖無所見於官守，而見

之講學。全祖望結埼亭集 呂忠公祠堂碑文永嘉金華，於比始大明州陸學。頽然盡矣，雖其後，同甫專言事功，學稍粗莽。然元明已降

，浦江宋文憲濂，義烏，王忠文禕，甯海方正學孝孺，亦皆各有事功，不肯永嘉之教。而儒者多攻史學，史館記載

，均藁於浙東。章氏文集三 鄒與桐別傳金華之緒，亦未墜焉。至陽明王子，則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

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傳集錄答 徐愛問又曰：知之必於行，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知行合一並進，而不可以

分為兩節事。語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集錄答 徐愛問凡此皆良齋東萊之傳其功瑾

，平叛濂，則經制之表見者也，徒以專言事功，僨悍其弊故其格物，又揭孟子之良知，是為浙東言心性之漸。然良

知者，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與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明儒學案卷十 黃宗義按語然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與在知識上立家，故自周



汝登先夷齡，下逮沈國模錢德洪，以良知爲無知，而密雲悟之禪入焉！此蓋僞王學，非王學也，哉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稍得王學之真。然末流所趨，卒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神州蕩覆，宗社丘墟，陽明能任其咎乎？餘姚黃梨州宗義。師事哉山，於是力救其弊，以爲：「學必源本子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全祖望結埼亭集甫上證人書院記引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於心，則爲俗學。」全祖望結埼亭集梨州先生神道碑銘引此乃王學之真也，當明之亡，梨州頓起義師，自謂：「自北兵南下，懸賞購予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埋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選哨所及，無歲無之。」南雷餘集怪說讀待訪錄，知百王之敝，可以復振矣！顧炎武亭林文集與其書蓋經制知行之教也。逮魯王既敗，明統已虛，於是退言文獻，嘗集南明經營恢復之事蹟，成行朝錄九種，又嘗選明儒學案，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歷然，蓋其講學於鄉，與崑山顧亭林炎武，一貴專家；一尚博雅儼然晉楚之盟也，章氏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故浙東之門戶遂大。繼卒梨州。傳其學數十人，而鄞萬季野斯同，獨以史學著。其言史，一則曰：「史之難爲久矣！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

### 章學誠學案

不可益也。」左苞萬季野墓表引再則曰：「官修之史，倉卒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同皆匡前史之失，爲後來史學開蘊蓋，其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錢大昕萬季野傳引則又爲劉子玄之諍友矣！劉知幾說見史通內篇表歷季野既沒，三年而全樹山祖望生，季野歿於康熙四十一年，祖望生於康熙四十四年樹山與季野同邑，更上追梨州之緒，其爲學也，務以表章文獻爲己任，詳結埼亭集初，梨州既成明儒學案欲更追述宋元學案標舉數案，未竟而卒。謝山則窮十年之力蒐討修補，成書百卷，於是而東萊文獻，薪盡火傳，浙東史學浸浸大矣！雖然，萬季野自稱布衣，全謝山無意仕進，觀其立身大節，知亦未嘗疏也，而與季野同時，餘姚有邵念魯廷策，其祖曾可，嘗與韓孔當受業沈國模，稱高第弟子，念魯又出韓氏之門，然其治學，兼宗哉山，思復堂文集且又問業於梨州，復堂文集黃文孝先生傳故沈國模錢德洪之僞王學至念魯而擴清摧陷將由哉山之慎。獨陽明之知行。以上追良齋道器者矣！是以孝感熊賜履，以關王學爲己任，念魯曰：是不足辨，願在力行耳！雙翔麟邵念魯墓誌銘其治學也，則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願尤覃精史事，自謂：「生平頭白汗青，西清東觀，差堪以老布

衣與聞掌故。一家思淵邵念魯先生墓表所著如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

知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皆以史明道者也。是其於東萊文

獻亦有會心。故邵念魯者：浙東學術之傑也，全謝山之歿

，章氏生已十八年。謝山歿於乾隆二十年章氏生於乾隆三年而章氏之父鏞，生

平又重邵念魯文，謂：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

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會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

者也，章氏幼承庭訓由是遂定所趨向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而自明亡

以來，浙東學者：本姚江王氏戡山劉氏之傳，砥礪名教，

崇尚節義，搜羅逸獻遺文：蓋大萃於龍山甬江之間，文集

實袁儒人墓誌銘念魯固傳浙東學術者也。而章氏又生於龍山。師

教鄉習，相須而成，故章學淵源於浙東學術。原道三篇，

文史通義內篇一良齋道器之說也，曰：「學術所以經世，得一言

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止齋。水心之

經濟，陽明之知行也。曰：「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

六籍以言道，不足與言道矣！」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此蓋同甫之事功

？曰：「史學所以經世，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羣經乃三代盛時典

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

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中此東萊之又獻，陽明之經史。梨州源經證史之

言。萬季野全謝山。以史言道之學也，而邵念魯嘗謂：「

文章無關世道可以不作；有關世道者，不可不作；」王揆思復

堂文集序所著思復堂文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洪

鐘鼓鑄，自成一派，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

史之間，章實齋文集三部章氏言公之篇，內篇四立言必有

宗旨之語。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殆源於此歟，其所得於鄉先生者

既厚，而自謂：「天性高郎，沈潛不足，故於訓詁攷質，

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古人所未到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部文書，乍接於目，便以夙所攻習者然。」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則

才性又有所偏也。逮後出游四方，遇邵晉涵，而所學益，

以堅定。晉涵念魯之从孫，與章氏論史，契合隱微者也。

文集二部與桐別傳見朱筠，而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皆求道之資。

筠，主漢人之學，章氏所從受業者也。文集一朱先生墓誌銘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

學讀向欲七略，則知古者官師合一，政教不分，良齋道器

之說，至是證其至當不可移矣。此煦讀文史通義篇校驪通讀義原道篇有以推見其然

劉知幾曾鞏鄭樵書：則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

志欲，偏察其中得失利病選為文史通義矣。按章氏治史著書之志，始於二十

九歲，蓋讀史通之翌年也。據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章氏嘗謂：「

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

，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和州志一志隅子

故章氏論史，有本之劉知幾者如史貴專家著述亦有本之鄭樵

者。如通史及圖表曾鞏則嘗撰南齊書目錄。以為「將以是非得

失與壞理亂之故，著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此史之所為

作也，古之所為良史，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

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四者備具

，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章氏稱其：「竄於本原者深，故所發明，

真見古人之大體。文集六刪南齊書目錄序。

蓋討論修飾。皆其後起之功也。故言章學之淵源。探獨，陽明之知行，而為永嘉之經制，金華文獻者也，若夫其近則由其父鑣以上繼邵廷案而以萬斯同全祖望之文獻淵朱筠之攷據邵晉涵之史學，向歆之校讎劉知幾曾鞏鄭樵之色之探其遠則廷案祖望斯同，皆將由黃宗義以窺龍山之慎書，則章氏之資以發揮浙學者也。豈其淵源。

###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清之季年。吾湘人之以學行顯聞者。王葵園王湘綺是也。湘綺挾策干諸侯。一不見用。退而著等身書。而詩文辭所詣尤高。聲名洋溢乎中國。葵園小湘綺且十歲。以文學侍從之臣。典試諸邦。門生徧天下。續刻皇清經解。嘉惠來學。自江蘇學政罷歸。築葵園於星垣北郭。優游林下。以著述自娛。所得與湘綺殊科。而各爭千古。葵園有輓葵園聯曰。著述綜甲乙丙丁四部。而蔚為鉅觀。邑乘未終。長沙文獻留遺恨。學行比船山湘綺二王。而各爭千古。楚書增色。溥海師儒集大成。於公當之。幾無作色。

左文襄有輓黃太夫人聯曰。一尺布。一卷書。五夜寒燈慈母淚。蜀江清。蜀山峻。十年冰蘖遠臣心。初讀之。頗似古樂府。

輓聯之毗於陰柔者。大都典雅刻擊。如瞿文慎(鴻禩)挽張拓泉曰。清介一生。諫艸已焚詩卷在。淒涼九月。黃花無恙哲人萎。挽譚麗笙曰。去年臚唱即今朝。開殘閨苑名花。空回首玉堂天上。半月湖山成一夢。望斷衡陽歸雁。最傷心錦字機中。李次青(元度)挽鍾幼甫曰。烟花三月下揚州。問幾時別離歌管樓臺。襟上淚痕留點點。風雨重陽歸故國。才數日團聚家人骨肉。雲中仙鶴去匆匆。黃漱蘭(體芳)挽何鐵生曰。清慎勤三字傳家。知君宦業蕭然。惟有西臺留諫艸。詩書畫一時絕筆。使我征帆到此。不堪東閣弔官梅。蓋何由侍御出守揚州。有鄭虔三絕之譽也。齊彥槐挽蔣伯生曰。丹青徧鄴尉羅浮。繞墓植梅花。來去原從衆香國。俎豆傍白公坡老。作祠倚修竹。海天還有一仙龜。齊有自題生曠詩。蔣歎賞。謂可當梅花萬樹。近二人同建白蘇祠。齊撰聯云。中有仙龜虛一室。更邀明月作三人。甫書寄而蔣逝。竟成讖語。故斯聯云云。熊笛樓(少牧)輓姪某曰。爺娘已老。兒女猶孩。盡壽短夢歸來。暫且作團團骨肉。學問剛成。功名未就。受過者番磨折。莫再生貧賤人家。薛庸齋(福成)輓兒曰。十三齡經史粗通。譽滿公卿。始信虛名能折福。卅一載速選迭構。理參因果。得無造孽是居官。勞崇光輓妻曰。堪嘆浮生艸艸。長恨綿綿。憶三十年鷄鳴戒旦。象服如賓。一瞥竟都成幻夢。劇憐乘傳匆匆。出門惘惘。隔二千里目斷嶺雲。心驚烽火。九原猶是念征人。林文忠(則徐)輓郭蘭石曰。三十年人海才名。帝簡方隆天已召。六千里家山歸夢。親心難慰子誰依。陳弢(寶琛)輓梁節庵(鼎芬)曰。人表何之。魂魄故應依帝所。卅年相愛。衰屣猶及送公歸。

## 儒家政治思想之變遷

蒙季甫

東周之季。百家奮興。大別之爲九流。儒家其一焉。綜而計之爲三派。儒家亦其一焉。蓋其盛也。而於此百餘年中。儒家之說。亦凡三變。初爲封建小康之思想。以孔孟爲宗。次爲選賢大同之思想。以荀卿爲首。其次則爲明堂之思想。以政府代君主。秦漢之際之言明堂者。其說皆不存。今惟於蔡邕明堂月令論。可見其思想之大概。茲分三段述明之。

### 孔孟之思想

何以知孔孟之爲封建小康之思想也。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是謂小康。據禮運則小政政治。乃封建大人世及之政治也。孔孟之政治哲學基礎爲仁義。仁之意義。卽以親親爲其出發點。故曰親親仁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推此親親之心於他人於萬物則爲

仁。卽梁任公氏之所謂同情心也。故其政治主張。重在親親。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又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仁之所以爲政者。卽本此心推而廣之達乎天下而已。故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親親人之天性。本此天性而推之其親疏遠近之間。自有厚薄輕重之不同。故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各有等衰。蓋人之能相親愛。發乎兩情之相感。血氣通則能感。不通則不感。其通愈近。其感愈深。感愈深則愛愈烈。人之有親屬。猶木之有枝葉。體之有四肢也。共此體也。則雖毫髮之傷必感焉。非此體也則否。何則。血氣通也。故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親者本也。孟子對夷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憐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以爲親既有本。故欲推恩者。必先篤其本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惟其親親。故孔孟之說。皆極于封建世及。孔子曰。繼絕世。又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親親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故孔子對齊宣王問卿。則曰有貴戚之卿。其說宣王則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也。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由此觀之。孔孟之政治思想。實爲封建世卿大人世及之小康思想。而封建世卿實周室之舊典。然則孔孟不過加以哲學上之論據而已。孔孟之所以拾三代之遺。而斷斷稱道者。蓋亦有所激而然耶。當孔孟之時。乃宗法社會崩潰。而功利主義之方張之際。壞禮義之教。以利爲先。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爲國者利其國而攻人之國。爲家者利其家而復人之家。爲身者利其身而危人之身。君臣乖而相攘。上下僭亂而無

#### 儒家政治思想之變遷

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宜。使民親其法而不親其親。凡三代之化。仁義之教。燬滅之靡有孑遺。蓋功利主義者。固不利人之能相親相愛也。夫功利主義者。必將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然後得功多。民不相親。則上之令得行而不滯。廢詩書禮義之教則民愚。榮爵賞之得。嚴刑罰之誅。則民不親親。民不親親。則政勝其民。民親其親。則民勝其政。故商君之書曰。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又曰。辨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禮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又曰。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舉。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則國亂。法勝民則兵強。故設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有賞。匿姦者有刑。告姦之法且及於父子。韓非子曰。楚有南射。其父攘羊。而子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非舉比例。蓋以明君父不同其利害。君之法公也。父子之思私也。利於私者則害於公。故又云。魯人從君戰。三戰三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

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公私之利害既明。故法家行法不顧私親。離親及於父子。則民不復能有交結反抗之力。則法令之力愈增。而政得行民之所惡矣。故商君之書曰。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營之人二甲。夫非命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而亂亡之道也。不如罰之人二甲。而復與之爲治。一曰秦襄王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有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營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

病愈殺牛塞禱。今乃營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絕愛道也。由此觀之。法家之政在役民。故不愛民。在愚民故不貴學問。在弱民故不利人之相親。舉三代以來之家族制度爲國家之根本者。與維持此家族制度之道德條件。皆摧滅之。儒家乃孕育於東方之禮教社會者。驟然吸此新鮮空氣。宜其視爲洪水猛獸也。故凡孟子之所謂明王道正人心。所謂息邪說距詖行承三聖。皆在發揚固有之文化。以抵抗此新來之勢力也。然則孔孟對於固有政治。曾無所改易耶。是不然。東周之世。諸侯兼并。大者地方數千里。王室微弱。本末顛倒。故孟子積極主張小封建。欲以削弱諸侯。故其對慎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其意欲復魯於百里之舊可知也。魯既如庇。則其他可知也。其答北宮錡之問。卽見其整個之政治計劃。

然考齊魯始封。固非止百里之地。史記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晏子春秋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而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或四百里乃其本封。而七百里乃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若此則齊魯之地。固非止百里也。又孔孟皆屢言千乘之國。諸家中亦常見焉。皆常與萬乘之國對文。蓋周家舊有是封也。萬乘之國爲方千里。則千乘之國必非方百里。包咸何休皆云。十井出兵車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然若此則軍賦既奇重。且以率之萬乘之國。則不過方三百餘里耳。與孟子以齊爲萬乘之國地方千里遠異。蓋包何欲以千乘之名。強合於孟子百里之國。故不可通。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馬融云。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畸。故管子揆度篇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萬乘之

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與司馬法相吻合。則千乘之國。地方實三百餘里。周舊有千乘之國。則自有方數百里之國也。又管子輕重篇云。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紂之壤。三百有餘里。與孟子不同。自有所據。且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自是千乘方三百餘里之國。而孟子必以爲方百里者。其意可知也。賈誼說漢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實自孟子啓之。又當此之時。貧富兼井。土地不均。人民迫於飢寒而不能安。亦爲社會紊亂之一主因。故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孔孟皆主張平均土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孟子則更提出井田一夫百畝之制度。又周制學校僅設於六鄉以教戰士。自六遂以外皆不及。孟子言井田必言學校。實爲普及教育之先聲。見前論

代之階級制度一文中蓋孔孟之意。欲人皆有恆產。則社會自然安定。欲人皆受教育。則公理自不爲強權所制裁。其憂民之心深矣。然則孔孟之政治主張。乃一方保守舊制以抵抗新化。一方則又易其腐壞以應社會環境。觀其所革易與重視者。與其謂孔孟所研究者爲政治問題。無寧謂爲社會問題也。

### 荀子之思想

孔孟既仍封建世卿大人世及之制。故猶未能脫離神權時代之思想。以繼世有天下爲出乎天心。苟遇桀紂幽厲之君則歸之於數。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治亂皆由乎天意。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治亂存亡皆有天意。故孔孟於政體多未能獲得徹底解決。而以天命二字了之。封建世卿之禍於時爲烈。天下靡不戚然苦之。則留心世務者。自不能不移其目光於政治。雖欲勿更張其說不可得也。荀子生孔孟之後。所呼吸之新空氣較孔孟爲多。又能集其銳利之目光於政治。故能從根本上改正其治亂在天之理想。天論篇曰。治亂天耶。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又曰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治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祇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儒家思想至此始能脫離神權而重現實矣。復進而講明君主之職責。以著孟子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與中庸尊位重祿以勸親親之非義。故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分職。非以尊大夫而已。孟子雖亦爲民貴君輕之說。然猶屈於親親之義。不得不折衷其說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內其貢稅焉。終未及荀子之爽快切直。立君以爲民。故遂復倡爲選賢之說。其正論篇曰。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君道篇又云。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禮記射義亦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又曰。古者天子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又曰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射侯。射不中則不得爲射侯。禮運更發揚其義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遇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大人世及設制度立田里。皆孟子之政治思想。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對大人世及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言。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對貨力爲己設制度立田里言。使天下大公而無私。以廢親親愛私之義。則凡孟子之封建井田皆無所用之也。夫大人世及。行雖如桀紂。得立爲天子。德雖如孔子。不免爲匹夫。而封建世卿。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更養成姦劫篡弑之禍亂。故韓子備內篇云。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

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此皆人類之不平等者也。法家行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使人類在法律之下。一切平等。儒者乃本此精神。爲選舉之制。雖窮巷之人。皆有尊貴之分。禹親疏貴賤之階。故曰天下爲公。呂氏春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大約當時天下之言。政治者皆能瞭然。天下國家爲如何構成。君主與人民有若何之關係。以荀子之環境。比之孔孟。自無怪其能得進一步之結果也。然竊觀此大同思想。與墨家之義最有關。墨子尙賢篇曰。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之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侍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侍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侍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又曰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肆之人。有能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是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中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與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者皆此國之賢者也。又其尚同篇云。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辨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離分天下設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選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皆選賢。與大同選賢之義吻合。而愛無差等。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義。兼相愛。交相

利。猶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之義。講信修睦。猶非攻之義。或大同之名猶本之尚同歟。伍非百先生謂大同爲墨家之思想。頗爲卓識。惟墨子時代猶當孟子之前。在彼時有此偉大之思想。而當孟子之時。燕齊之言禪讓者猶盛。何以孟子獨絕口不道。而猶委諸天。不亦異乎。

### 明堂之政治思想

附明堂制度探源

荀子雖能着眼於政治。且頗有法制精神。然以儒家之立場倫理觀念既深。故終不能脫舊來之巢臼。封建時代之君主。以一人專斷國事。於是國之興廢。皆系於一人。故言禪讓選舉者。其目的皆欲以革此弊。而選賢仍爲一種個人專斷之神祕政治。世愈降。事愈繁。一人之智力。有不能盡天下之事。深宮之內。有不能達上下之情者。舉萬機之務。責諸一人。雖聖知能勝任乎。且大同陳義雖高。而行之轉難。韓非子云。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銑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又五蠹篇云。上古之世。人民少。

而猶委諸天。不亦異乎。

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滄。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滄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也。又曰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縣令之不能讓。而況天下乎。然則大同思想之不能實現可知也。大同思想。遭此二厄。故明堂思想。遂應運而生。明堂乃政治之機關。凡朝覲諸侯。行爵賞選賢良。命將帥議征取。皆於明堂。公卿諸侯大夫在焉。國之俊選在焉。集天下之衆智。通上下之隱諱。移往日君主所負之責任於政府。移人民往日對於君主之信賴尊

#### 儒家政治思想之變遷

崇於政府。而凡國之大事。皆著爲定制。君臣上下。共遵守之。西人利甫曼分政治忠心之演化。爲三方面。謂最初對酋長表示忠。其次服從結合之制度。……第一之結果。爲宗教政治。其間各人只忠於族長。首領則只忠於上帝。如此社會確爲封建的。軍事的。神治的。……自神治過渡。爲新的服從。即忠於社會制度。忠於國家。大同小康皆對一人表示忠。即忠於酋長之謂也。明堂則對於政府表示忠。即忠於結合之制度。忠於國家也。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曰譬如北辰。曰明一統。明已取君主之地位而代之。曰政教所由生。變化所自來。明已取君主之權柄任務而有之。即利甫曼之所謂新的服從也。其構成此制度之要素。有可得而論者焉。古之明堂以朝諸侯。記稱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荀子雖築明堂於塞上而朝單於可也。是也故泰山之下。有古明堂。齊宣王欲毀之。其制初甚簡。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禮拜上帝。黃帝之說。雖甚無稽。要亦古制。故孝經亦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明古之明堂。以朝諸侯。其祀只上帝。故一殿而足矣。其後五天帝之說。與明堂復改祀五帝。故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嫫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玄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後明堂乃有五室之制。攷工記。明堂五室。凡室二筵是也。而青陽總章諸名。亦因之以興。然猶祇以祀神。未爲布政之宮者。自月令之說入於明堂。而明堂乃有左個右個。十二堂之制。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云。自冬至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孟春之月。御青陽左個。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孟夏之月。御明堂左個。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個。自崑崙中至太室之野。土王之日。迎中氣於中室。攷工記。賈疏引別錄。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又說苑修文篇。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承平明堂之後者也。是國中亦有明堂。即大傳中室是也。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孟秋之月。御總章左個。仲秋之月。御總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孟冬之月。御玄堂左個。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季冬之月。御玄堂右個。大戴盛德篇。亦云明堂有九室十二堂是也。而月令亦由此遂冠明堂之名。明堂月令。王居明堂禮是也。月令一書。鄭玄以爲呂不韋作。以其文有太尉。太尉秦官。而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案月令之禮。本自聽朔。周官太史。掌頒告朔於邦國。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朔政。還藏於祖廟。是聽朔之禮。有十二月之政

。其來自久。夏小正一篇。已備月令之體。逸周書有時令解。他如管子幼官時令。皆當爲月令之鼻祖。故杜佑卽以月令爲出於管子。殆爲近之。蓋先有其禮。次有其文。呂不韋不過本以上諸書。加以增改編次。非創作也。亦猶時則訓本之呂紀。而時有不同。鄭注所引今月令。亦字句間有錯出。不盡相同也。劉瓛云。不韋鳩合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是也。其後儒者復引月令以入明堂。御覽引含文嘉注云。天子孟春。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政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又云月令明堂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斲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月令明堂本爲二事。月令既入明堂。而明堂乃爲政治之樞機。以尙書大傳觀之。五堂猶非一處。其後儒家欲尊崇明堂之地位。乃合太廟。路寢。明堂。辟雍爲一。故大戴記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待朝在其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古周禮孝經說。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廟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外水園之曰辟雍。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之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實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又云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園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四者合而爲一。五府併爲一宮。於是明堂有宗廟之尊。太學之盛。路寢之治。儼然最高之政府焉。此卽利甫曼所謂結合之制度也。往之說明堂者。不知其爲理想之制度。於是惑其或爲五、或九、或合處一地。或散立四郊。或爲太廟或爲辟雍。而斷斷辨之。今探其源委。得其變遷之跡。舉而出之。以質高明。其思想之具體。則因古籍殘亡。不敢臆說。敬祈好學深思之士。補而正之。

# 楚辭研究

謝逸民

## 一 楚辭名稱之由來

「楚辭」一語，始見於漢書朱貢臣傳。傳云：「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貢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又同書王褒傳亦云：「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襄等，待詔金馬門。」蓋自武帝好詞賦，離騷九歌九章之文，遂為世重；而東方曼倩，王子淵之徒，且旁作成風焉。故「楚辭」之名，當成立於武帝之時。至劉子政校書天祿閣時，始集屈原、宋玉、東方朔、莊忌、淮南小山、王褒諸人之作，及己之九歎，合成一書，而流傳至今焉。

攷屈宋諸作之所以稱為「楚辭」者，其故為何？按隋志謂屈乃楚人，因稱楚辭。宋黃伯思又謂：「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許，楚語也；悲壯頓挫，楚聲也；沅湘江澧，楚地也；蘭茝荃衡，楚物也。」（逸民按只非楚聲、見下釋大招、庶亦非楚專有之芳草見草木疏）

以上兩說，或簡或繁，似皆不明豁，蓋屈宋諸賦之所為名楚辭者，以此類文體，創自楚國之故也。方屈宋以前，有詩，有經子而無賦；自屈宋既生，始抒思協韻，成厥長歌，論賦之體，既別于經子；論賦之始，實創於楚人，乃本其地，故名之為「楚辭」耳。

## 二 楚辭別於賦，復稱騷之故

「楚辭」雖為漢魏六朝賦之祖，惟後人每以「楚辭」別於賦。漢書藝文志猶將屈宋諸作，與相如子雲等賦并錄於詞賦略中；然如隋志以下目錄書，則皆別「楚辭」為一門矣。此何故？蓋漢魏六朝之賦，類皆騁辭炫物，玩悅性情，與夫屈宋之情，在哀寄忠忱，暢抒憂思者，有以異。即九思九歎，漢人所作，亦多假靈均口氣，自道牢愁。故所謂「漢魏以下，賦體既變，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者也。（見四庫提要敘）

綜楚辭全集，（九歌在外）既皆哀寄忠忱，暢抒憂思，無非「發牢騷」之作；則「牢騷」一義，豈不可以盡賅楚辭

？故昭明文選立「騷」之一體，及劉彥和著辨騷一文時，皆以離騷九章九辯九歌漁父卜居等楚辭全集之文，總稱之爲「騷」。後世當未解此指，遂深詆其爲不通，然須念始作者立名之不易，則亦可以有諒乎彥和與昭明歟？

### 二 楚辭用兮字及此三字之解釋

「兮」者，長歌之餘聲也。讀若阿（已）。楚辭抒牢騷，故文必長歌之，長歌之，斯兮之呼聲必不可少。說文解字兮字云：

「兮，語所稽也，從与八，象氣越于也。」又載与字云：

「与，气欲舒出，与上礙于一也，与古文以爲于字。」從与聲之字，有可字，可字古音在十七部，阿字古音亦在十七部，余故以爲兮字應從与八，与亦聲。從与亦聲，故可讀爲阿。又之乎者也之乎字，說文解字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是亦未盡然，應從兮聲方是，蓋兮字本讀爲阿音者也。

兮讀爲阿，非余故作不根之談，前人實已先言之，余特闡明其說耳。請證之於孔廣森之書——詩聲類有云：

「兮，唐韻在十二齊，古音未有確證，然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斷斷兮」，似猗兮音義相同。猗古音讀阿，

則兮字亦常讀阿。」今若讀兮字爲阿字之後，則兮字爲歌詠文字之一種餘聲，當可瞭然矣。

些字之用法，與兮同。音亦近似。爾雅釋文：「些，息賀反，語餘聲也。」說文解字無些字，而有皆字；故王念孫疑些字爲皆字之誤。釋文：「皆，子移反，」移字，古音讀若俄。些皆二字，並有已音，而釋文將些字讀爲仄聲，皆字讀爲平聲，以同音之字，而有平仄聲之異，實係釋文不知些皆二字，原爲一字而誤之也。今皆廢而些行者，則由於傳寫之誤也，經傳釋詞云：「些即皆之譌也。草書皆作些，隸書因變爲些矣。」其說是也。

皆字之本義，作少許解，如云皆許，一皆；說文解字云：「皆，苛也。」於楚辭中，假爲語餘詞用。

又詩經中，有以斯思爲語餘詞者，如「不可休思。」又「嚮子之閔斯。」攷斯思二字，音既同，義亦同，與皆之音義亦相同，王引之曰：「楚辭之皆與詩之斯同義。」皆以聲借而爲語餘詞用者也。

此外，詩經中如以止只爲語餘詞者，亦同之也。如去「既日歸止。」又云「母也天只。」大招中亦用只爲語餘詞。止只者近，其讀法行於齊鄭之間，故余嘗定大招爲齊人之作；大招以只字代皆字，可見只與皆止斯思等非同義







亦非爲亂之誤也。馮先生振心所著說文解字講記云：「豸亂同字，其本義當爲治絲，就絲言，則爲亂，就治絲言，則爲治。」說文解字所釋治與亂之形體，有不盡然者，其言云：「亂治也。乙乙相治，受治之也。」又云：「亂治也，从乙治，乙治之也。」許叔重知尚與亂之可訓爲治，而不解其何以可訓爲治；試問乙乙相亂，何謂也？故馮先生復云：「詞則象挂絲於几上而治之，几，挂絲之物也。遞增偏旁，則爲亂，陸機文賦所謂「思乙乙其若抽」也。」

。由是而言，詞旁之乙、乃象抽絲乙乙之狀，而非司字之誤，亂中之口一，乃爲絲字之或體，而非乙乙相亂之謂也。則亂字豈爲亂字之譌乎。再者，豸與亂，既爲治豸之象形乎，則亂字豈無治理之義乎？惟以楚辭中之亂字訓爲理，則未透澈耳。

總之，樂之卒章曰亂，恰樂曰亂，亂爲古代音樂中之專門名詞。而非亂字之譌也。

(未完)

### 錢仲聯先生已刊書

- 夢 茗 盒 詩 一册 定價兩角 本校圖書館代售
- 人境廬詩草箋注 三厚册 定價三元四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清 詩 三百首 二册 定價二元 漢文正楷印書局出版
- 宋 詩 選 一册 定價六角 本校
- 遊 仙 詩 一册 非賣品

# 文苑

## 林嶽威先生六十雙壽序

陳柱

世嘗有寒儒窮儒之稱。吾以謂特患其不儒耳。儒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天下富貴孰有逾於是者哉。吾生四十八年。交遊遍海內。其不自以爲儒者。固不必論。而凡自負爲儒者。多嘆窮嗟卑。發爲文章。寒苦特甚。予甚非之。以爲去儒愈遠者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此吾儒之真樂也。蓋儒不特須能窮能寒。且須能樂於窮樂於寒。而後不能窮之不能寒之者愈顯。求之交遊之中。能此者蓋尠。惟老友林嶽威先生。獨有近乎是。先生客居滬濱。破屋一間。破書數千卷。狼藉床上。吾嘗笑之曰。不特先生枕經藉史。嫂夫人與如夫人亦枕經藉史矣。夏則破葛。冬則破裘。自朝至暮。口不輟於講授。晨出夜歸。步行無車。凡自不知者視之。孰不

林嶽威先生六十雙壽序

曰此窮儒寒儒哉。然而先生每食必飲。每飲必醉。吾昔與隣居。每夜必相與攜酒至酒家。一飲盡數斗。高歌達夜半。步行而歸。遇風雪益以爲樂。十餘年來。凡與余語。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窮也。豈非有得於吾儒之真樂者哉。丁酉元旦。爲先生六十壽辰。長公子建英世兄畢業交通大學之二年。初任職於澳門工廠。今任職於京貴鐵道。特宴戚友爲先生稱觴禮也。酒數巡。柱起而祝曰。不知者以先生爲寒儒爲窮儒。然先生男女公子三人。均在上庠。長公子與猶子亦均已學成業就。一不窮也。先生教學將二十年。自小學以至大學皆曾任講席。弟子滿海內。博士碩士。爲教授於上庠者日衆。二不窮也。先生曾與中山先生之兄壽屏先生爲同盟友。努力革命。清社旣屋。爲令吳川靈山平土寇。撫流亡。清積獄。去任之日。民咸歌其德。三不窮也。

五五

。近今吏治不修。競於貪墨。爲令一年。而起家數萬。或十餘萬者。比比皆是。先生令劇邑。當亂世去之日。囊無積錢。特教讀爲生者。將二十餘載。是先生之富於廉也。四不窮也。先生十歲。能爲詩賦古文。驚其郡人。老而益專著詩文集等身是先生富於文也。五不窮也。先生今年六十。神貌如四十時。飲量日增。昔人所謂上壽百歲者。可爲先生預祝。是先生必能富於壽也。六不窮也。先生有此

六不窮。天下之富貴。孰善於是。又孰得而窮之哉。况先生德配某夫人。淑善寒淵。有后妃逮下之德。與如夫人相夫子。襄教育。尤足樂先生之晚年。言未已。衆賓皆曰善。既奉觴以爲先生壽。且序之以爲他日七十八九十一百歲時。重爲先生頌之也。

民國二十六年夏歷丁酉元旦北流陳柱拜撰

### 竹林隨筆

虞念祖

錢夢龜名希者。本師名山先生女嬭也。才華敏捷。幼有陽湖女子才子之目。尤工詩。著有雲在軒詩集行世。適同邑蔣樹森。樹森早世。子細樹又癩。已亦遂鬱鬱以死。其悼亡詩數十首。皆悲壯淋漓。沈鬱蒼涼。聲出金石。絕不類兒女子手筆。絕句如「疊疊愁心未肯降。向人豈屑露悲傷。鳳凰雖隻文章在。不羨人間燕子雙」。去年死別是來朝。有淚皆從暗裏拋。編出悼亡詩百篇。還將吟誦當號咷。「風雪瀟瀟歲又闌。愁聞爆竹萬家歡。莫云借老無儂分。夢裏逢君也是難」。事太傷心淚已枯。年來妄念漸消除。只求一點靈犀死。化作輕煙淡到無。「侍親處處順劬勞。百善誰云孝最高。惡不可爲善如此。教儂何以教兒曹」。一朝朝行坐憶蓬萊。除夕仙家宴定開。我願廿年俄頃過。抽身一笑覓君來」。自注夫子亂云我尚有二十年之壽語竟動人。字字從心肝中流出。薄少君悼亡諸作。視此甯得專美於前。而其尤異者則往往與乩仙酬酢。互相唱和。乩詩如「游魚如錦水如羅。嬾嬾春絲蕩綠波。自揀柳陰多處立。滿身清影當披簑」。天湖乘釣「朝陽斜出彩雲端。繞舍清陰曉色寒。涼露在花風在柳。碧波魚影拂闌干」。朝陽等作。名山師稱其「妙萬物而爲言。非復人間煙火」。鬼作歎。抑仙作耶。吾不得而知之。吾知其非人力所能而已矣。世人斤斤于鬼之有無也久矣。紛紛藉其說不一。總之。名之所起。定有其物。必謂之無。吾誰欺。

## 送沈君希乾講學星洲序

陳柱

沈君希乾以錫山唐蔚芝師之介。以詩禮教學於星洲。將行。若甚異之。徧請諸師友題贈。而諸師友亦若甚異之。皆以詩文贈別。客有見者曰。曷足異哉。夫昔之時。舟載馬行。交通阻艱。故自楚之吳。自晉之燕。猶視爲畏途。臨行顧父母。戀妻子。牽衣拭袖。泣數行下。欲行却顧。十步九回首。猶不能已。若有自燕之越。渡大海。波濤洶洶而不畏却者。則人以爲異而壯之矣。何者。去難歸亦難也。今則飛機飛船飛車。日行萬數千里。天下一家。五洲如咫尺。往來倏忽。如飛鳥然。若星洲者。尤迫在國南。殊於他洲。中土之人。爲工商而往來於其間者。歲以萬千計。失職之士。觀風之吏。往來其間者。歲以千百計。以教育爲業。往來考察於其間者。歲亦以百數十計。曷足異哉。余曰不然。昔有名畫家於深山中遇古木。徘徊觀瞻。俯仰上下。審其氣勢。相其曲直。終日不能去。旣而以筆狀其形。凝神單精。目不轉瞬。惟恐其不肖也。樵者過而笑之。曰。曷足異哉。取之以爲薪。不足以炊三日。今夫衆人

之於星洲。亦不過以爲炊焉而已。或爲三日之炊。或爲三月之炊。或爲三年三十年之炊。爲炊之大小雖不同。而視以爲炊則一而已。夫千萬人而皆以星洲爲可炊之地而已。則星洲誠無足奇。沈君則不然。曰。星洲者吾國南疆之門戶也。星洲之華僑。吾祖國之同胞也。欲固吾國之門戶。必先淪吾同胞之靈智。欲淪吾同胞之靈智。尤必先漸以吾國之禮教。夫往來星洲者歲以千萬計。皆視爲可炊之地而已。而沈君獨視以爲可漸以祖國禮教之地。是沈君者蓋以異星洲於每歲千萬人所共往之星洲。而吾輩又安能不異沈君於每歲往星洲之千萬人哉。客曰。雖然。吾聞沈君學於錫山。深得其師之學。今中土庠序。方滅裂禮教。沈君豈宜舍近而圖遠。余曰。不然。今有玉於此。旣彫旣琢。或已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或已爲簪珥。爲蛇爲罔兩。或已被擊而破碎之。夫其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者。固無勞吾人之再彫再琢。其爲蛇爲罔兩。或被擊而破碎者。亦豈容吾人之改作或收拾哉。今有璞於此。彫琢弗加。內含夜光

。外被泥沙。衆人視之。以爲頑石而已。而玉人見之。則必亟取而彫之。以謂可以隨吾意之所爲。而不困於前人。今夫星洲之同胞亦一未彫之璞也。沈君若不亟往。以詩書爲鑿。以禮義爲斧。彫之琢之使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則

妄者將使之爲蛇爲罔兩。其甚者且將擊而破碎之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客曰。然則沈君此去。真有以異於人人。遂書以壯沈君之行。

## 國民政府主席林公七十壽序

葉長青

老子曰。爲無爲。則無不治。又曰。當其無。有事之用。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三十幅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而轂所以能統之者無也。猶輔拂股肱各守其職。而統之者大寶之虛位也。舜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皆任官得人。但恭己南面嚮明而已。斯老孔之同趣。而老子深遠矣。世界龍戰。玄黃反覆。生民之痛。極於有爲。國與國競。人與人角。智不足繼之以力。力不足又反以智。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人命短淺。國胡能壽。然則以有爲濟有爲。譬抱薪救火。不息。將益焚也。我國民政府主席林公。以天縱睿智之資。丁陽九百六之會。

方其肄業持版。卓然士首。改命之吉。遍於下庠。頗習歐文。旁研治理。遂涉重洋。參稽政蹟。陳東非伏闕之日。魯連有蹈海之志。孫公引以置腹。志士爲之慶額。用能光復大業。皇我漢聲。紀元回國。當選參議院議長。獻可替否。政得其平。迨乎暴袁竊國。大肆毒戮。公再渡洋。任舊金山中國國民黨駐美支部長。蟄居一室。食於斯。寢於斯。事於斯。募集討袁軍費至百五十萬元。未嘗纖芥自潤。十一年奉孫公命。任福建省長。福建公所生地也。兵燹之後。瘡痍未復。公首先振恤。務弛民負。而觀覲者方挾有力以佔奪。集市井無賴。圍省長公署。迫交印信。公命左右諭遣。據案作牘自若也。比年連選連任。

國民政府主席。皆出舉國愛戴之公。而公往往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益深有得於老氏之指歟。若夫重四海之任。輕一己之奉。大布之服。特垂衣裳之治。糲糲之食。同符銅籙之朔。有繇在位。不型二女。匪役於物。得乎一貞。故能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治之至也。壽

之徵歟。夏歷丁丑正月元旦。爲公七十攬揆。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詩曰。俶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選不作人。某等賭任官之盛。睇一統之業。祝公壽公。與國無疆。侑公一觴。其許也邪。

## 胡伯母吳太夫人六十壽序

葉長青

丁丑夏正。爲

胡伯母吳太夫人六十輓辰。哲嗣爾瑛爾緯。以函丐余一言爲壽。且曰世俗壽言濫徵應。致無義。屈指朋輩中惟足下交非泛泛。又能文辭。敢載拜以請。余謂爾瑛兄弟。作壽非古也。而近來作壽尤足哂。上焉者顯官要人。假父母若己身之壽。盛其賓客。名爲作壽。實徵賄也。雞豚魚蟹充物。已欲壽而物欲狀也。中焉者身爲商賈。居奇積贏。募文士鴻筆。得潤飾爲快。夫商募鴻筆。士利多金。績藻計白。渲染懷清。作者不知恥。受者不覺誣。下焉者極吞咽以腐腸。羅雉雀而抽頭。作壽云乎哉。爾瑛兄弟於其母太夫人壽。既僅丐詩文以侑觴。而余於太夫人之父。有師生之誼。又與爾瑛同學。則貢一言以爲壽。雖拙何敢辭。太

胡伯母吳太夫人六十壽序

夫人吾先師吳涵芬先生大女也。先師嘗飲友人家。談次爲太夫人擇配。曰。吾女生長貧家。操勞作苦。是其素習。平居無紛華靡麗之好。服用雖齋。意亦安之。不敢妄附高門。但得一端士。有文采者足矣。客皆笑曰。當今之世。求一端士且不易得。况兼文采者乎。久之有人言。如吾里胡粹良者。真其選也。遂媒定焉。粹良先生早失父母。依祖母葉太宜人成立。居福州水部門外。茅屋數椽。不蔽風日。太夫人年二十來歸爲繼室。逮事太宜人。時太宜人年已八十矣。耳目滯鈍。動輒需人。太夫人左右扶持。克盡婦職。來歸之月某日。毗鄰失火。粹良先生方就館城中。未及歸。太夫人不諳門巷。倉卒負太宜人環走屋中。計無所措。忽危垣外崩。遂隣之以出。力奔數十武。癡坐田塍

五九

中。得以無恙。胡氏九世業農。至先生始於丙午歲以優行貢成均。年已四十餘矣。逾歲試京師。得二等。授灤州縣丞。佐河南撫幕。頻年在外。家事無鉅細。太夫人一身任之。改制後。先生家居授徒。性好客。貧不能常致。太夫人常脫釵鈿沽酒。不使先生及座客知之。而減歡也。辛未歲。先生歸道山。太夫人悲悼逾恆。絕食累日焉。爾瑛官閩侯地方法院推事。每夜歸。太夫人必垂詢今日鞫獄若下起。諄諄以矜慎刑爲誡。比遷平和縣承審員。太夫人復

手錄瀧岡阡表夜燭治書一段以寄。先師漪香山館文集續集刊成。太夫人親任校勘。未嘗少誤。平居蒔花養魚。閒爲諸孫述家風談往事以爲樂也。余惟太夫人少無華靡之好。晚有恬適之志。其天和也。其得壽宜也。况爾瑛兄弟之能先意承志以養其和哉。則自周甲。而古稀。而耄耋。而期頤。固可預操左券矣。中華民國廿六年夏歷正月吉旦愚姪葉長青鞠躬撰祝。

## 漢書藝文志問答序

曾克崙

吾國論學之書。若莊子天下篇。若淮南要略。若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皆有其獨至處。然或偏於所學。或語焉不詳。未足極分別部居卽源窮流之事也。獨孟堅繼父業爲漢書。號翔實。而藝文一志。尤六藝之鈐健。百家之橐籥。漢以來學者無異議。而自宋王伯厚爲之考證。歷七百年而清姚振宗始爲之條理。豈訓釋講貫之爲難哉。非識足以通其要。學足以窺其藩。則無由爲之疎通證明。吾友葉子長青。講學吳下。獨毅然爲之問答。以開示始學。而發正拾補。王姚所不及者數十事。斯尤吾所嗟嘆以爲不可幾及者也。

葉子幼學。著述不倦。古今論學之書。若文心雕龍。若詩品。若文史通義。皆有所論疏。以啓後學。而於斯志用力尤勤。吾鄉論實學者。自左海陳氏父子以還。惟吾師石遺先生承其緒。文質兼綜。其傳益大。所著要籍解題。斟酌古今。學子資以津逮。若梁子衆異。黃子秋岳。旣以歌詩流聲矣。實學之傳之在吾鄉者。舍葉子其奚屬。獨余役役塵澁。曾不得少暇以治學。以期有所樹立。序葉子之書。乃不知愧恨之無極也。民國廿六年元月閩侯曾克崙



## 漢書藝文志問答自序

葉長青

問答之體。何自昉乎。虞廷敷對。其事尙矣。論語紀孔子  
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其討論  
道德學術之朔乎。孔子歿。微言絕。發微考旨。厥有公穀  
。降及荀屈楊馬。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被於辭  
賦矣。余從事漢書藝文志。頗歷年所。王應麟考證。號稱  
博覽。然存佚甚寡。譬牛蹄之涔。鄭樵以後惟清章學誠有  
志於發凡起例。惜乎皆有所偏蔽也。近山陰姚振宗治各史  
藝文志數十年。自謂班氏之志。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  
善讀者。莫不以爲亂雜。其實部居井然。皆有條理。因成  
條理八卷。無遺力矣。夫一篇章段之條理。流之支也。七  
略先後之條理。從源以及流也。求其先後之故。而向歆一  
家之言以立。稽合前乎向歆或與向歆並世者。求其不同之  
揆。而向歆之利弊以呈。此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考班氏之  
改作。而究其用心。抑其次也。至一篇章段之條理。瞭然  
時於代之詮次。其母略可知。然劉班著錄。有不審其爲何

世何帝之作矣。生二千載後。欲審劉班之所審。已大不易  
。况其所不審哉。約求則得。實指則鑿。知所要矣。孫德  
謙之劉向校讎學纂微。意欲求深。淺薄實甚。其漢書藝文  
志舉例。同出一轍。尋歆繼向作。班述歆爲。班所改作。  
必有注語。其所未注。歆舊可知。述向遺歆。已云未當。  
以固統歆。倒顛實甚。且班志十九本於二劉。例之可舉者  
甚靡。既有纂微之作。何不廣以歆略乎。若葉氏之書。假  
問答之體。發劉班之微。聿昭綱要。略厥細目。亦以省讀  
者之力。收事半之效。至漢代目錄之書。共有五種。讖緯  
羣籍。頗儲中祕。史記之稱。見於漢武榮碑。百三十四篇  
之目。詳於隋經籍志。別字非方言之謂。詩賦區五種之由  
。釋王國維之三疑。見漢書藝文志舉例跋祛鄭章姚之羣惑。斯則有  
異前談。頗云一得。雖不必盡關弘旨。倘亦治是志者所樂  
聞歟。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葉長青於無錫寄廬

## 黃資生先生碑文

陳天倪

納贖控廬。是日彭蠡。帶湖襟江。厥惟湖口。其間有處士焉。曰資生先生。姓黃氏。諱某。本叔度之家世。邇孺子之故里。涵濡既深。和順茲積。三歲而孤。誨于母氏。風標秀立。克岐克嶷。七齡受學。處師不煩。誦詩習禮。寒暑無間。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員。既既經訓。旁綜史籍。含英咀華。發爲至文。耆碩驚歎。方謂掇巍科若探囊。取青紫如拾芥矣。會清祚將終。科目先撤。良工不示人拙。君遂易儒而商。陶朱廢著。端木億中。觀變任時。遂致千金。或勸納粟入貲。躋秩清要。君言孝友于家。是亦爲政。色養承歡。不資纓笏。夫人曹氏。相夫以禮。北堂洗典。雍雍有度。南陔燕喜。穆穆其容。推恩錫類。用伸養志。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士大夫之行過是都者。常禮于其廬。族黨榮之。時國體新更。南北倣擾。遊騎出沒。邑當其衝。巨室右族。率棄家避地。君曰。幸免一身。奈邦族何。倡集金帛。待於二境。以弦高之犒師。爲薛氏之阻河。風鶴屢驚。市廛不改。君之力也。事平。當軸嘉之。贈以高風亮節篇額。邑人感戴。先後推爲商會會長。城區總董。兼清鄉會會長。屢執謙退。弗獲息肩。感時事之多艱。傷民生之日促。補偏救弊。繼日孜孜。積劬成疾。享齡勿永。民國六年某月。考終里第。年僅四十有八。遐邇哀弔。祭奠載道。會葬之士。多海內名流。伐石立銘。以光遺德。辭曰。

軒冕雖貴。何用于身。泉石雖高。何裨于人。猗歟黃君。肫肫其仁。貞不絕俗。隱不違親。田疇保境。管甯化民。載詠載歌。是陶是甄。勒辭紀德。逾久彌新。潯陽九派。青山一珉。

天倪師作文蔚外祖資生先生碑文風格高古近于蔡邕之文嘗誦後漢書云中郎作碑有道無愧予讀此文亦云。弟子王文蔚謹誌

# 詩詞錄

## 陳振鰲昆弟以其先德是是圖索題

陳柱

策對賢良董仲舒。歸來閉目坐團蒲。不知仙女拈華笑。可似維摩說法無。辨徹中邊皆是是。靜觀天地亦如如。高風後世彌堪仰。永日哦詩對畫圖。

## 又題落帆歸隱圖

正是有家不得歸。何堪畫裏看歸時。青山歷歷長如夢。落日荒荒有所思。三徑料應松菊在。空巖只許鹿麋知。披圖便欲成歸計。悔向鷓鴣借一枝。

## 偶作

葉長青

萬野綠以沃。迴川漲油綠。素心無冬春。暫緩寒仍酷。陰晴隨陽驕。謠詭紛駭屬。懸犀遲牛渚。宵賞慵炳燭。朱夏運流眄。人間憂炎毒。歛蒸灼鬱冥。澗氣更尋澗。渾然造化心。生生德乃足。

## 民五參加革軍討袁之役離濰縣作

顧惕生

此行躑躅子身回。帝制長終付劫灰。思治空勞姬日夢。圖強不上越王臺。孤雲野鶴歸田去。鐵馬金戈護國來。落筆

萬言留有待。且將桃李倚雲栽。

## 六朝松辛酉冬作

顧惕生

滄桑浩劫歷重重。傲骨凌雲一老松。萬物迷如行大海。百花盛不到隆冬。道窮自有宣尼狗。朝隱誰知李耳龍。臘鼓聲催春欲近。秣陵山色曉來濃。

## 棲霞山

顧惕生

石頭城畔大江濱。利號棲霞話種因。往古來今皆彼岸。牽天繫地是吾身。英雄肝胆酬千聖。菩薩心腸翼萬民。此願無窮樂無極。甘摩踵頂證能仁。

## 夜起寫史至朝

顧惕生

天地初開睡眼醒。煙霞萬古續麟經。文光射斗書朝寫。劍氣冲霄匣夜鳴。旁溥精神盈宇宙。飛騰志業在蒼生。漫言弘誓深于海。一點丹心照汗青。

## 稽古

顧惕生

稽古窮探孽海源。我生難味易乾元。媧皇絲見華胥夢。屈子傷昭楚國魂。正道有知疑墨辯。大雄無畏禮空尊。歐風

墨雨猖狂至。不毀神州政教原。

題王氏野園

戴雙倩

肥遯嫌茲世。悠然野士居。彩衣階下舞。花卉雨中鋤。耽  
佛兄將弟。無心毀與譽。人情雲樣幻。高臥愛吾廬。

寄贈瑜瑁

陳荔英

數年喜得君為友。此日相思自不禁。花下夜闌驚籟寂。樓  
高曙變覺寒深。何堪一別關山隔。况復他鄉歲月侵。回首  
蒼梧三萬里。屋梁顏色夢中尋。

梅園賞梅

周嘉志

江南氣候暖。雪後見梅開。樹老驚風折。花香引雀回。清  
風隨處是。美酒惜無杯。多謝園家主。辛勤選種栽。

瘦西湖口號

楊向時

不將歌管讓西湖。况是東風二月初。底事遊人憐太瘦。黃花相擬  
欲何如。

方圻允貺紅豆詩以詢之

謝康侯

久傳海外相思樹。摘寄枝頭一粒紅。今日江南惆悵在。更  
無消息怨春風。

古意

徐縉瑞

魂銷銀蒜一聲中。蜀縷生香夢亦慵。金燼更殘人未覺。春風暗度  
繡芙蓉。

不眠懷筠韻

虞念祖

相思相憶兩情牽。展轉孤衾夜不眠。風雨連霄關塞黑。夢  
魂何處到君邊。

不寐

郭文衡

漏滴心頭刺客腸。昏燈明滅助悲涼。慈親拋別驚年暮。遊  
子飄零計日長節近。

鏡

張能涵

羨爾光明淨潔身。也同畫裏見真真。世間多少青雲客。都  
是當前白髮人。

題畫白頭鳥栖桃花上

朱為濟

來去隨春不自由。春來春去幾經秋。何人寄恨丹青裏。却  
使紅妝伴白頭。

敬賀性佛先生野園落成

謝逸民

桃李公門蔭既繁。更傳八景悅庭萱。為培名節花何幸。春  
色年年遍野園。

和志軒學兄葬花詩原韻四則

錄一 李森

夕陽迢遞近黃昏。寂寞殘紅映晚村。胡馬蹄中休踐踏。蜀  
鵲聲裏已銷魂。春城濺淚腸千結。青塚埋香月一痕。莫說  
吳宮花事了。翩翩蛺蝶舞郊原。

金陵雜詠六首錄一

童宿雲

一、鍾山

虎踞龍蟠蟠石城。春紅十里輿鶯聲。斜陽影裏桃花瘦。倦聽遊人說大明。

惠泉

松花墜急泉。一瞬不知處。吾影獨長留。未得隨流去。

柳爨南

詞

如夢令

徐興業

處。無緒無緒。自把花魂細數。

相見纔將幾許。怎又匆匆歸去。不語立斜陽。人在秋心深

國風社詩選

梨花

高樹

漫嗟芳訊隔天涯。明眼東欄忽吐葩。笑我未能空色相。睜瓶又供一枝花。

歲暮思歸

劉一先

陰陽一歲將來復。默念離人未得歸。坐對寒雲天欲雪。孤帆江上向南飛。

題問非造像

黃光燾

新游仙

李醉芳

廬山不改本來真。塵海猶多未了因。悟到色空空色處。自然無相更無身。如許青春得再難。頭顱留向鏡中看。天涯一種黃衫客。俠骨依然傲歲寒。

再訪天台眷屬廬。瓊漿無復味如初。劉郎亦有蕭郎恨。枉訂仙盟一紙書。

新游仙

鄧戛鳴

紫雲片片掠霞暉。九點齊煙脚底飛。微癢麻姑舒爪爪。乍  
寒織女奉天衣。閒餐沆瀣情猶熱。小劫山川事已非。欲住  
龍車遠天矯。闕風頂上召靈妃。

### 新游仙

唐志軒

我名在玉室。我志在金芝。對此人間世。茫茫百感悲。百  
感誠可悲。四顧欲何之。潔我芙蓉裳。佩我瓊樹枝。舉頭  
望碧落。舉足駕青螭。鸞皇爲僕從。日月爲旌旗。雲霓綴  
太空。光采班陸離。天路浩渺渺。冷然拂輕颺。帝闕已在  
目。光景屢轉移。左有采鸞翔。右有羣鶴披。靈妃開口笑。  
玉齒無參差。王喬與洪崖。欣然共我嬉。赤松餽水玉。  
浮丘勸醪醴。喈喈衆樂作。剛柔辨壘篋。粲谷織手彈。石  
弦櫻口吹。東遊蓬萊島。瑰璋頗多奇。驚波膽洶湧。三山  
視屢屢。龍鱗隨蠢蠢。蛟鯨舞傲傲。騰騰吸沆瀣。歷歷數  
蛤蜊。金宮銀闕間。遺棗有安期。騎彼海上鯨。往來衝流  
澌。西行訪王母。龜山涉嶽崎。崑圃與閨苑。斑爛陳魚麗  
。右則環翠水。左則帶瑤池。靈宮生綠霧。異草不可知。  
仙女何莘莘。盡妍無一媼。灼灼桃花面。依依楊柳姿。美  
目動秋波。靜好神安怡。主人飲我酒。清香沁心脾。冰桃  
壽萬歲。碧藕衍千絲。蹁躑衆女舞。浮騰復蛟蛇。穿衣耀  
燦爛。佩帶颺離披。疾足步細細。柔腰能詭詭。翻騰意未

足。喘噓力已疲。神仙雖云樂。塵寰詎可遺。安得世間人  
。共醉白玉卮。

### 新游仙

盧亘

山阿縱寂寥。結廬堪俯仰。竹柏映石泉。松風生清響。朝  
寒陟木蘭。夕攬洲宿莽。一邱一壑間。千載有誰賞。抗跡  
于青雲。獨來復獨往。浮沉伏景光。漸覺頰襟爽。丹霞擁  
月行。瑰狀難模倣。明星若可攀。銀潢光眩晃。天籟一何  
寒。振袖多慨慷。神龍逞天喬。巨鵬自摩盪。長風助扶搖  
。眼界更開朗。玉宇總玲瓏。瓊樓勢疏廣。瑤草與琪花。  
夾徑如稽顙。浮邱帶笑近。羣仙齊拍掌。鄉我以棗梨。披  
我以鶴幣。尺波奄忽踰。人壽難久享。願言守太虛。長此  
拋塵網。嶒然渣滓清。落落寫高敞。

### 新游仙

柳機南

彩衣小舞更清歌。銀漢茫茫別恨多。今日乘風穿霧去。不  
遮重嶺與風波。

### 新游仙

奚干城

罡風吹下九霄寒。上界真人半鶴冠。乞授長生無上訣。靈  
芝瑞艸鍊仙丸。

### 雨夜寄遠

孤燈含淚正三更。無限思家恨別情。寒雨那知游子苦。淒

淒猶作斷腸聲。

### 新游仙

郝肅儀

蓬萊宮闕大羅天。蟾彩霜華耀舞筵。十二瓊樓春欲晚。梨花明月杏花烟。

碧落茫茫夢裏尋。雲程萬里馬蹄輕。却愁高處清虛極。洛

### 感懷

段吉亨

浦藍橋不易行。

女兒休悲絕。壯懷當激烈。抓住敵人魂。酒盡心頭血。

## 藥愚札記

吳方圻

易水之歌。千古同深悼歎。荆卿因解文墨之士。雖習劍術而未精。氣盛而力不足。故魯句踐惜其不講刺劍之術也。嚮使從句踐遊問以劍術。或將首塗入秦得與所待之客俱。則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搥其胸之志可行。然事終敗。豈非欲生劫秦王之計誤之於先耶。太子丹初見荆卿即謂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故荆卿怒叱太子。則曰往而不反者豎子也。及被劍筭踞以罵。則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夫秦非齊也。有貪利之心。欲不可足。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丹既知之矣。奈何欲效曹沫之事乎。然當是時。六國益削弱。鞠武之計。難可實現。計出於此。勢所必至。苟不作生劫。搥胸秦庭。則丹之上願。或可得行於一朝也。

# 校聞

## 改製校徽

本校遵照 教育部規定。特將舊有銀質盾形校徽。改製等邊三角形。現正資工監造中。至其圖案。經庶務處徵集遴選後。以二年級同學陳綱君所繪製者最合標準。形式爲藍底白光（卽青天白日）。中繪本國地形。圖上復襯木鐸。寓振鐸皇輿。化及禹甸之意。且深符 先總理「提倡固有文化，恢復中華民族」之旨云。

## 劉伯寅先生來校演講

立法院立法委員劉伯寅先生。於二月八日蒞校講演。講題

爲「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先生於總理遺教。屢發新義。惠益同學頗多。

## 本校儀門增設巨鏡

本校東西兩廡。夙已雙懸明鏡。以爲整肅衣冠之指視。近復推本新生活原旨。於儀門中央。增設巨鏡一座。務俾同學出入咸克威儀秩秩。厥額鑄有陳石遺先生書銘一則。其辭爲校長唐先生所作。銘云。「照爾形。明爾心。必恭敬。必溫文。毋不肅不整。不潔不清。致失吾面目之本真」。鏡考功深。殊有裨教益。

## 林竹隨筆

虞念祖

考槃之詩。小序以爲刺衛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蓋信。其卒章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勿告。詩意美賢者隱處澗谷。雖寤寐猶能不忘其樂。永矢勿告者。言此中樂趣。吾自得之。不足爲外人道也。詩意甚明。鄭箋乃謂永矢勿告者。永不以其道告於朝。吾不知其何說也。夫賢者在下則憂其君。在上則憂其民。豈有碩人之寬。而仇其君者乎。且失其職位而生怨懟之心者。小人之尤耳。尙得曰賢人乎哉。詩意必不然。朱注曰。勿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勝鄭箋遠甚。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凡用彩紙彩印刻畫製版者另 議長期另議凡廣告接洽請逕至無錫學前街本校 (電話四二八)與本刊廣告主任接洽遠地函詢 即刻奉覆	普通	上等	特等	優等	等級	特大號價目另定  本國郵票代價九折通用限一角以下者	定價	零售	法辦購訂
	不定地位	正文首篇以外 正文之對面	前後封面之內 正文首篇及 價目表之對面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五	一	數冊
	二十元	二十五元	三十五元	五十元	全面		五角	一角二分	價目
	十二元	十五元	二十五元		半面		一角五分	三分	國內及 日本
	七元	九元			四分之一		四角	八分	香港 澳門
						壹元	二角	國外	

## 不 許 轉 載

國專月刊 第五卷 第二期

除七八兩月外每月出一冊  
按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編輯兼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發行者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出版委員會

印刷者 無錫文新印刷所  
地址 崇安寺二十四號  
電話 一二三二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3526

# 盛九

## 綢緞時裝商店

**新裝部**

採辦最新式的

綢緞布疋呢絨繡品

定製最經濟的

西裝大衣軍裝制服

租出  
結婚禮服

電話四四一

無錫書院弄